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四卷

莊子

外篇知北遊

趙以夫曰至人离形去知随体黜聰无为而万物成不言而天下化此種不言的道同要人直下領悟擬议即差商確即乖又使説透天机談盡玄妙自耳根入者終无受用禪家往往以此勘人一擊粉碎有問如何是西來意者德山臨濟之徒非喝即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音紛)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苦穴反)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烏來反)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

外篇 知北遊第二十二

[illegible]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
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
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
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
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
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
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
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

林希逸曰[illegible]

評 又各各自有學[illegible]

予與若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illegible]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

捧直是絕人之路斷人之道使人迷悶莫前久之各各自有醒悟

林希逸曰為道者日損以至于无为則仁义礼

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知與無為謂狂屈皆假名也道之為物也無名無相無有知者無不知者故不可以思慮知無有安者無不安者故不可以服而安無有得者無不得者故可不以從而得知之問所謂無風起浪頭上安頭故無為謂不答此機正與佛與世尊不答外道之問者同昔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嘆作禮而去阿难却問外道得何道理讚歎而去佛言如良馬見鞭追風千里今無為謂之不答也莊老急為提點兩句非不答也不知答也此又却明顯意若使知答則是墮于疑網落於言筌起於知識生於見解而去道益遠矣比遊者却不解此復徃問於狂屈狂屈謂予知之欵言而忘其所以言此一答雖若近似却不能使之路絕道斷循為引太上堂而遂之及見黃帝而問焉則已太洩天機矣而知復問三者孰是豈知知者未必為真知而不知者正所以為知邪故黃帝曰彼無為謂直是也狂屈似之我與若終不近也所以老子之言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

樂不得不絶戚之及无為而无不有則仁义礼樂孰非道邪今已為物則已有知欲帰其根而不知不亦难乎大人則光輝而物不主敝帰根于芸芸之際亦易士耳

孫大綬曰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晋聽而自生勃出出滲出入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此亦老子註疏儒者皆謂學以致道不知道者无為而常自然不可致也儒者皆謂聖人至德不知德本純純全全人人具足有何不至而有至之名故曰德不可至道德之下而有仁義仁猶近也為之可也義則過于分別夫道遠矣虧之可也禮則相助為偽而已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礼禮者道之華而亂之始也夫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奚取于是而為之也故曰為道者日損、、之又損以至于无為則道德幾矣今已樸散而為器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歸根欲復返于道德其意也唯大人大人也損之又損也無為也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

[illegible]

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
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
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
乎

[illegible]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
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

[illegible]

[illegible]六[illegible]

運入音者[illegible]天地[illegible]

天地有大[illegible]而不言[illegible]

也往[illegible]圓之以[illegible]

不[illegible]也此其以[illegible]不近也[illegible]

之也令手關乎[illegible]音帝曰[illegible]其

也音[illegible]不[illegible]故音[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帝曰音[illegible]不應[illegible]

故曰通天下一[illegible]入故貴一

[illegible]

衆人所同也與物化與一不化聖人之所独也

王荆石曰淨名經諸菩薩具論不二法門淨名独默去无言意以无言为至矣乃舍利弗默去天女不之許也曰解脫者不内不外不在兩間言說文字亦不内不外不在兩間是故无離言語文字說解脫相也

支道林曰首段言聖人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較亦妙无为

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音府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以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此即首章之說義更明白无劳箋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

而成玅用

范無隱曰莊周說性命結在無為

孫大授曰六合為來承上之本根蓋本根者道也以是觀天則天之所以為居然可見矣聖人以之而行不言

知其根也。扁音篇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凡人有大美則言之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法則議之而四時有明法則不議有理則說之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大美猶言大功成法謂節候氣序成理謂各有成性不言不議不說者無為而常自然也聖人原天地之變達萬物之理故亦以无為而成玅用故曰至人无為大圣不作觀於天地而效法焉耳今彼神明至精與彼万化之物生死萬変方員異象莫有知其根者但見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神奇翩然方物而无物之不有自古固存而无時之不然所謂萬古此天也則萬古此造化万古此造化則万古此人物而求其所謂根則不可得而知非不可得而知也冲漠无朕兆於色相形声之外夫固无所容吾知也既無所容吾知矣則何所容吾言哉何所容吾說哉何所容吾說哉聖人所以行不言之教成无為之化也者觀此而已矣淵乎微哉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浮沉、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音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之謂[illegible]合乎[illegible]矣

[illegible]不[illegible]過[illegible]合[illegible]心而有[illegible]然不形而

[illegible]合[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質

[illegible]

知其[illegible]不[illegible]然[illegible]

[illegible]
……其書……以……[illegible]
……其古言……[illegible]
……申鄭衆會……[illegible]

之數先為之化也有以哉

呂吉甫曰不以故自持要變俱也無心不可其謀彼化者也

陳詳道曰摺出兩人對語以見得道之妙

王元澤曰此皆入道之要故齧缺靈悟而心得之也

陸西星曰細味此語不惟可以消人鄙吝之私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身不妄動也一汝視目不妄視也如是則專氣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攝汝知不起思慮也一汝度出入以度也如是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舍矣將見德為汝美道為汝居汝於此時瞳瞳焉如新生之犢而不得其心之所之知此形容有道者無心之狀老氏所謂如嬰兒之未孩意蓋如此故齧缺因被衣之言莫逆于心無所疑問直下收聽返觀凝神內守不覺相對而睡寐此箇景象直是相悅以解無心之甚故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言此理故質任自然不循師弟子舊套而以故自持媒媒即昧昧彼何人哉乃幾於道而能若此嘆之深美之至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illegible]氏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到此其義亦可想矣

刘須溪曰舜丞人也而問于丞者蓋舜不得已而臨治天下继堯之後明德所自而始蹤已離於道矣故其託言如此丞則以道佐人主者

陸西星曰此言人生一切皆非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始劣反）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其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委積聚也夫人地火水風四大假合而有）此身故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陰陽二五交通成和而後始有生氣故曰生亦非汝有天地之委和既生則有性命而二五之妙順則成人故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形ヒ相禪無有窮盡故孫子非汝有天地之委蛻其行也孰往之其處也孰持之其飯食也孰味之天地之彊陽気也彊陽即健動之義天地以之而生物者夫舉吾之身而皆非吾之所有則今者幻身復在河處又胡得而私有夫道邪蓋知身非我有則貪著此身以為有常者妄矣知道非我有則執著此道以為有得者妄矣細味此語不惟可以消人鄙吝之私而佛氏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到者其義亦可想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音齋）戒疏瀹

[illegible]

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

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illegible]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

[illegible]

我有郭子玄曰精神于道徒為昭上至道之極則冥冥物成生理則有倫其精甚真則无形也而万物以形相生來往无迹四達皇皇也入而邀于此則体夫万物之奧体彊思達其用无方天地萬物之生成莫非是也

林疑逸曰論造化徹上徹下

音藥而心，澡音早雪而精神，掊普口反擊而知！音智夫道，窅烏子反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苦吊反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疏瀹

而心通其滯也澡雪而精神滌其舊也掊擊而知去其識也窅然深與之義崖略際也略粗略也夫上天之載无声無臭至無也至虛也而至實形焉故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何以故无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无極之真也其所謂精即二五之精也知精神之生於道則知性之所自出矣知形本之生乎精則知命之所由立矣萬物皆以形形相禪而生胎生卵生總為生類既生矣則不能以无死然而其來也不斷

知何所來其去也不知何所止无門无房而死生來去四達之皇皇也道之物物有如此者人能邀而得之則肢体強徤思慮恂達耳目聰明莫非道劾之顯發是故其用心也不勞而應物也无方道德有於身而符徵見於外理之自然无足異者是道也天不得則不高地不得則不廣日月不得則不行万物不得則不昌而況於人乎信乎其不可不邀而得也

陳碧虛曰此言道之應物物之資道博非知而辯非慧圣人已斷之益非益而損非損圣人之所保也淵乎危魏莫知其紀有還有昌非道之內萬物之所資非資乎外也由是而求道得其所在矣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慧音惠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今之求道者類博之以知辯之以慧而不知知慧之開道之鑿也聞見之多埋之障也以故圣人斷之老子曰絕圣棄知蓋斷道之妙不在辨博一言以盡之曰冥冥而已雖則冥冥而實為昭昭之本故出而主乃有也衆世益之而不能為之益入而歸於无也衆世損之而不能為之損此則圣人之所保者保知佛語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之保淵淵乎若海言其莫測也魏魏乎終則復始言其无端也是道也洋洋乎發育万物

也。濯乎終則復始言其無端也，是淵淵乎深乎其有海……
得而為之，緣乎……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聞見之多理之障一也，以致全人慧而之不求……
道之見，妙之不多……

（眉批）
所在在乎……
陳曠盡曰其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

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

[illegible]

某傳曰中國有人超出陰陽之外其處于天地之間即凡為人耳將反于其宗宗者太虛也觀之人之生者如喑醷之物耳

劉槩曰此論聖人態度

唐荊川曰物以兩相值道一而已其道明則入於一矣故凡值

不得君子以為之運量則造化幾乎全功運量者裁成輔相以成物曲之利者也是道雖貫乎物之中而又有行乎物之外者故曰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若夫資之以生資之以始亘宇宙而不見其終窮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也此段補出天不人不成意更周匝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音蔭醷音意物也雖有壽夭上声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蓏力果反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言果蓏之物雖微細其甲高之相再大小之相綴亦自有理而不亂人道之大雖難與果蓏比論然其所以相齒之序則固未嘗有異故觀果蓏之出於自然則人道從可知矣是以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遺之而不違

褚伯秀曰人生如駒過隙方其羈於物哀入悲然不明其來嘗自生未嘗死故也解弢則強張莫拘墮袠則卷舒自在魂魄之往而身從之言不出乎大治

者如父子之無所解君臣之無所逃聖人處此亦惟盡其當盡而已然過矣而化未嘗若節以為貞蓋亦順其自然而不加以一毫人為之私常人則貪著其事譬固執守不自解脫者抑又多矣調而應之德也調謂調和善處為之而有以為者也德也偶而應之則無心為之者也道也益知其自然而一以無心處之則雖為之而無以為矣帝之所與王之所起世出世法莫不繇此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同隙忽然而已。注焉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音流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音叨，墮其天袠，陳筆反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郤隙古通用白駒隙中之光影也言人生歲月直如隙駒注焉勃然出者油然漻然入者出則生也入則死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其死也則為生而所哀其在人也則為同類所悲而其哀也悲也死者不得而和也在彼則以為解其天弢而墮其天袠云尔囊弓曰弢囊衣曰袠蓋人之有軀殼如物之有弢袠者然一受其成形則為軀殼所

[illegible]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illegible]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

李士表曰此言道之至者不在聞見雖以天曰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致其形矣務則不至儻然不費乃至也明見无闇至乃值然而塞之則不所奔逐故大得也

林希逸曰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无知而行生瓦甓无生而有

累解而隳之彼方適然自以為快文如旅人之趣家此其大歸焉耳天下有歸而不樂者乎而我嗷嗷然從而號之何為者哉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法身也实相也无假借也圓覺經云幻身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以是而論亦衆人之所同知然知非將至者之所務何者至則不論〻則不至若待與議商量猶為夢中說夢故道不可見若使將遇而後見猶二也故曰明見无值道不可辨〻不若默道不可聞〻不若塞默焉塞焉黜去見聞亦說之支離則於道浮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

形□□□形而身□□者也若是而名道則道在不在可知期道在乎四者乃其質也以為愈甚而復問是不及質矣孫大授曰顧希者每下愈況則期道愈下豈不愈非其質邪而乃必欲逃物以為无非所以為无不在也王□石曰周徧咸是言異理一之論寥已言能无為而澹漠調乎則至矣寥已者贊其至寂之

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應去聲）

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音喜）也。每下愈況。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音憑）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必期必也因有期而後可之問

故曰汝唯莫必謂不必指定道在向處則天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乎畢竟道之與器兩不相離故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周徧與咸三字何畢其指一而已矣終日說玄說妙却與糟粕煨燼何殊雖然我以其言言道子以其問道言與

詞也

又道林曰有言有問皆非道无往无來无至无止无始无終乃是道

范无隱曰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盡如此

呂吉甫曰此說理甚精美痛快

問皆非道也將更與家進上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問合而論無所終窮之學乎同合則我既無說子乃无問无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遠哉吾之志也遠則似有所往而實无所往无所往也故不知其所至无往則湛然常往矣其有去來則遷來特也適去順也安其時處其順而不知其所止盡一有所止則知去而不知來或知來而不知去皆為貪著而非自然故吾已往來焉而不知究竟之何似則是以有為為應迹以无往為自然彷徨乎馮於閒曠之野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所謂與子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者意蓋如此大知猶言大道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物物者道也道无在而无不在故與物无際際謂邊際有際則謂之物故曰物有際者斯謂物際道則不際之際然非離此物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耳所謂際者謂盈虛也衰殺也皆有兩邊道則謂彼為盈虛也而非盈虛謂彼為衰殺也而非衰殺謂彼為本末也而非本末謂彼為積

陳詳道曰起而晤夫死之不足驚故遂放杖而笑也自肯吾以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矣

刘須溪曰摸寫渾道之際玄之又玄

王元澤曰于道秋毫之末万分未得處一焉指神農也藏其狂言即无所發也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人之論道者以其无形无声而但謂之

散也而非積散張子所謂物在故不測意蓋指此

婀音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户晝瞑，婀荷甘日中奓車上声户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音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音誕，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奓開也天者推尊老龍之詞無所發予之狂言言無復以大言振我也稱毫之端萬不得一言神農未為知道猶知夫子之藏其狂言即此藏之一字便是知者不言体道者有見於此是以昏昏收默收吾之視也而視於無形返吾之聽也而聽於无声若與人論道而謂之曰冥冥直言筌耳冥冥豈為道耶蓋道而

言之實也

可以寘寘名則道又可名矣

溪西呂曰此設大意謂不知乃知知乃不知重重歸學到到不知地位而后始為究意

郭子玄曰弗知乃知无窮是也知乃不知无為是也郭知不知之知則无知而已夫道不可聞見言則聞〻見見言言者誰邪有形而后有名知形〻者不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〻者不聞見〻者不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曰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

見言了者不言
可知有稱而應
不知道也雖問
道者亦未聞道
林疑獨曰崑崙
山之最高者不
過乎此則不能
扶日月凌倒景
而遊乎太虛以
俯無內而待問
無窮者
陳碧虛曰此皆
絕學之意也於
道絕之則齊學
者乃在根本中
來矣故學之善
者其惟不學乎
呂惠卿曰玷捶鉤
之輕重而無豪
芒之差也鄧無
懷則物來皆應

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
觀乎宇宙內不觀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光曜
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
窅烏了反 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
有矣何從至此哉 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以道經參之是所空 既無而未到無無亦無也所以尚落無之一 邊既落于無無復為有及其為無所有則清淨之中著了一 物何從而得窅然空然不見不聞乎哉大抵性體真空加一 無字不得加一無無不得佛語所謂如剝蕉 然直至層層俱盡而後始為空到妙哉妙哉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
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

無用無不用惟道為然

刘槩曰論神之為用以不用為用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大馬大司馬也鉤鉤名捶鍛也言大司馬之屬有善捶鉤者老而精絕無豪芒之失臣有守也守即所謂純氣之守非鉤無察、即所謂唯蜩翼之知如此用志不分是皆假不用者以為用之是以長得其用蓋用者技也不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況小技乎萬事萬物莫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也。未有天地之先在人則為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之時本不可以致吾思容吾象者冉求驟然以是為問蓋有難

於為問者而夫子直曰可知蓋亦因今推古而姑以是為証
欵毋求之自悟焉耳蓋今日之今即往日之古未有有今而
無古者即是而觀有天地即今也未有天地即古也使其無
古則亦故今不出矣此夫子於難言之中而姑發其可言之
端而毋有未喻也明日復見謂昔也昭然今也昧然敢問何
故想其一問之初路覺有些領悟久則愈思愈塞夫子謂語
其故昔之然昭者是汝初問之時胸中廓然無物方爾虛心
受教神者受之故虛靈之天稍覺透露譬之雲破月蹤項之
落了言筌添了見解虛靈之天反生理障是為不神者求之
之故為字去聲道家原說此神不是思慮神此個不神最觸
遠障本躰故令昧然既又為狀未有天地之先空相如此前
言古猶古也此却分明說出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
試將太極圖來參看太極圖中陰陽相對相時而生靜極而
動〻極復靜便是古今始終下五行男女萬事萬物便是子
孫最上一圈空寂無有便是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
之先的空相此中若加求索將無作有便不是未有天地之
先所以先儒說說說性便已不是性又謂求中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先不得蓋亦有見於此而毋求未對畢竟難悟再加
思索則去之愈遠故夫子已矣
未應矣猶言罷了不消對了

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承上意遂撰出此段

蓋死生事大吾人真實受用正在於此然雖要知得遠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死生不能易也今之學老氏者但以生為可求蓋生孕生裡道於有常之外不知戒為幻滅生為幻生以生生死終未離幻惟知道者以生死為旦暮適去順也死則已耳故不更求所以生者以生其死今之學釋氏者但知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一切指棄有為之法不知落於頑空淪於斷滅槁木死灰無有是處惟知道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不滅生事以死其生所以然者蓋以死生有時吾人則當順以待之當生之時本無在生不當更作死觀當死之時本無在死不當更作生想此之謂順化又此死生變化皆屬後天形質有先天地而生之物耶故物物者非物自物出者有生有死不得謂之先天地先天地者無生死古今終始之謂也夫天地間之有物也猶人性空中之有物也有物則生生無已即是而觀聖人之愛人無已者亦

褚伯秀曰以后四節共為一章皆言修身應世之事

唐荊川曰无將迎而適內外之處物而不傷也曰是知不因境而動若无所不靜不因物而樂若無所不樂

李士表曰自豨韋黃帝有虞湯武至于儒墨家无以是非办論

其性空之中忝了愛緣故今轆轉相續不絕此箇聖人還有意我固必亦大道之所不取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應物之涉于有迹者回闘無將無迎何以得遊此無心之天乎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者應感無迹也內不化者不與物遷也然亦又有個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如人胸中必有個不淫不移者在然後能輕富貴必有個不憂不懼者在然後能一死生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二句是詰辭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安與之相靡相順而俱化若乎又與之莫多而一不化乎

豨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䪡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illegible]

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䪠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

[illegible]

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人遊乎山林皋壤之間自欣然而

聞書畧成[illegible]係之故嗚然怡情之中而又有流然泣下者在

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未然也吾不能止悲夫何無[illegible]情之[illegible]

此[illegible]其生哀以樂之由良以吾[illegible]物之[illegible]

[illegible]

相整粉何況今之人乎相整則甚于相磨矣圍則挾于國室則深于堂愈迫愈甚也傷字正與磨字整字相照

趙以夫曰身直為物所寄如逆旅耳知所遇而知所不遇遇則偶物不遇則離物也能能而不知所不能能則為物役不能則役物也

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夫人遊乎山林皐壤之間既自欣然而樂矣感今傷昔則又不能無哀所謂情隨事遷感既係之故曠然怡情之中而又有泫然泣下者存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也吾不能止悲夫何無定情之若此耶溯其生哀生樂之由良以吾身直万物之逆旅万物常在而吾身不常以故其相信而又悲其不能留誠無益哉今人但知今日之遇而不知他日之不遇但知今日之能遊能樂而不知他日之不能是不達于無常之說者也夫是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今務免乎人之所不能免者庸可得乎為計日詘為心日勞又自悲已所以至言不露於筌蹄

至爲不窜於世故順其自化聽其自然又欲齊其知之所知
而不能養其所不知則其知亦淺淺矣

而不能發其所不知與其說亦未之矣
至意不章於世故讀其自出[illegible]

褚伯秀曰云庚桑之投□乎日休而徵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耳爾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于衆心欣感欲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坐

李士表曰胃頭即事起

趙以夫曰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存乎千世之后特其迹耳然則庚桑之迹豈乎况而未能無

雜篇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

不為也
羅勉道云至人尸室環堵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猖狂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此標同揭木為標則人皆見之

釋老聃之言 役執弟子之役者也庚桑姓楚名偏得謂獨得道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經畫為知者也挈然仁以度為仁者也蓋若氏絕仁棄知故挈其道者一皆遠而去之擁腫鞅掌皆朴而無能之貌擁猶治也一作大壤以為歲登者近之洒然異之言見其昫次瀍灑有異常人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言其無小利亦無近功惟久則方見其有益也尸祝社稷嚴敬之至也畏壘之民蓋欲尊之為君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以天道春生秋成有大美而不言所以得而然者大道行之也道則無為而常自然故天地不尸其功而化自忘焉至人與道為体故尸居環堵之室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而百姓猖狂焉不知所往不知所往者率其性之自然而無方無隅是陋所以為道也今也畏壘之細民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是我又也為淺夫小人有以自見故使民尊我敬我若此吾懼有負於師教是以不能釋然也俎豆字自尸祝中來杓之人以喻偏淺

呂吉甫云老聃以无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五兮反鰌音秋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魚竭反狐為之祥且夫

沖明若揜沖晦之道故藏身不厭深眇德冥堯舜而不為也夫以未始有物之間而分力堯舜何異鑿垣植蒿既非宜而久无用準繩再物自然而不敢為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循簡髮數米曷足以濟世哉

陸西星曰聖人之治使民无知無欲以堯舜之迹觀之不免舉賢任知率至相軋相盜則有知者為之决民甚

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音彌小）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音乙）。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音裴）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此昔巨魚巨獸以喻如徧小之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恣縱而為非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堯舜之世蓋已然矣夫）

[illegible]以善利天下堯舜之當其已然矣夫[illegible]

也。[illegible]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之相合者。

[illegible]正于書[illegible]言語[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相證之數[illegible]不足以學[illegible]

也。[illegible]又何足以濟世[illegible]

一言[illegible]

[illegible]而已矣。夫

[illegible]

[illegible]小子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謂從之分若時而大[illegible]其下[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以後不論其是天下大亂之所[illegible]調之名若

而是以其不得以[illegible]中之以則天下之[illegible]則以後不[illegible]其天下[illegible]民之[illegible]則[illegible]

於勤[illegible]以[illegible]則[illegible]不[illegible]相[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則相[illegible]

[illegible]

為其所任亂之所由生也

李士表曰南榮所見亦猶畏壘

堯舜大聖尚不能以一人治天下而又必假於賢能況畏壘之細民乎今畏壘之尊先生也其亦望治之心有所不能自已者先生盍亦聽之而胡以不釋為執於是庚桑復即前喻深為譬說言魚獸賦形愈大則取禍愈速故函車之獸典吞舟之魚獨行離山則罟網罹之蕩而失水則蟻螻苦之以故深居簡出自托於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也況全其形生之人而知反不逮此乎且夫尊賢授能善利天下則堯舜之事大道者又何足稱乎垣墻不可鑿之則渾朴者傷蓬蒿不爭植植之則生類者亂堯舜之遠於道也其力若此又如簡髮而櫛數米而炊斗筲之量何示不廣耶故舉賢則民皆以賢相亡矣任知則民當以知相盜矣相軋則相爭相盜則相殘不知以善利先天下而適以大亂倡天下民之趋利也甚勤況可浮而先乎利在子先則後其父利在臣先則後其君於是子有棄父之心臣有叛君之行取天下之所謂名器若而分裂之於日中正晝之間恬不知畏是大乱之本萌於堯舜之時而大壞極弊於千世之後論其勢特隱而未見耳或謂莊老之言過于激亢天下有人與人相食者不覌之衆暴寡強凌弱知罔愚怨與吮民之膏血者乎則又甚已矣

南榮趎（音疇）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

庚桑思已德不足故使趎往見老聃將有以開發其心而發之是力與乎接人使之的信元足然后至

支道林曰趎為此言未有解說出故下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故曰辭盡矣

孫大綬曰[illegible]若達耳而悟則徹心矣須有觀鶴之化殊[illegible]安有胞鵠之能理固然也庚桑所以勸趎之問老[illegible]識其[illegible]言

此言邪庚桑子曰全女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也南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鷄不能伏鵠卵力管反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南榮趎庚桑弟子也悪乎託業以及此言言我將何所學而能到此乎全女形者謂體其受而不虧抱女生者謂守其性而不離無使女思慮營營者謂去其知識而不鑿如此積久而純乃幾于道故曰三年而後可以及此南

以自全而推至理于老聃耳

評子玄云入門一勘棒喝不施問答俱喪且足為撒手懸崖命根斷處究竟何而一遇聃借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曼衍支離補綴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痛惜之

支道林曰道遠日久此竟漸迷故老子一勘志[illegible]

榮一聞其言自恍開悟之挽乃復于師曰夫天下無異目也而盲者乃不能見天下無異耳也而聾者乃不能聞天下無異心也而狂者乃不能得今吾之形與人之形可謂相近矣寘其無盲聾與狂之病乃為物欲所間耶欲求而不相得是則踐形惟肖之學趎蓋不能無歉焉今夫子教我全形抱生之說勉而聞之道已達于吾耳矣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来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来之衆也。南榮趎瞿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若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疑何][或容]越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

□一者生有知若有知無知者生發答款問者如隋覺失夢志者生

林希逸曰知趣舍滑心而惡之欲洗濯除復于虛靜是爲陷好

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子偕與人偕來之衆言何子與人來歸之衆乎

非謂南榮趎率衆而來也。蓋庚桑楚師凡有疑而未化之人皆令南見老子。故老聖因老榮之續來而發是語。南榮不察其旨。卻謂已未嘗率衆而來。故瞿然而顧其後。忘吾答夫吾問。只此便見南榮負分。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所謂即指平日所言絶聖棄知絶仁棄義之語。絶知則人謂我愚。任知則反爲身累。以至絶人則恐至于害人。絶義則恐至於傷彼。絶之不可。不絶不可。故嘗以三言爲患。不知絶聖棄知。絶仁棄義。則反爲虛靜恬淡之寞无爲矣。又焉得有不知不仁不義之足患乎。趎之若也若此。故老聖見眉睫而知。因言而決爲大慈憫。故言女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其失所天也若此。真忘人哉。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正謂迷頭棄父。佛語所謂可憐愍者。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

責惡也

庚剥川曰揵閉塞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全形抱生若忘其心術閉其耳目

韄音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請入就舍假先生之館舍而李業也召求也求其所好即欲反其情性之意所惡即指所絕所棄之事十日自愁者困于其心求得而未得也汝自洒濯孰哉是老子問詞言子洒濯身心功夫還孰也未但見欝欝乎其愁其中津津猶有惡也欝而有惡則是胸中尚未洒然直至愁無可愁召無可召求無可求而后始為純熟此段細察亦夫李何責以十日此南榮趎之所以欲速而不速也于是老子因其復見也而告之曰夫人之學也其要則內外兩忘盡之矣凡人內有所桎則謂之內韄外有所桎則謂之外韄韄者以皮束物之稱言人之心貴乎虛靜恬淡一接于物而不能過而不留則牽于攻取心受外韄而繁矣就此[illegible]韄之頃擾之中尋求本體其如物拒于中內者已實故內揵而不開一動于物欲而不能與化俱徂則思慮縈縈心受內韄而繆矣就此綢繆縈結之中尋求本躰其如已涉于感外緣难斷故外揵而難解也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

呂吉甫曰此民癡樂之妙亦是可思

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始六反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里人問病病者能自言其狀是其病猶未甚也喻言已能自狀其病尚淺緣此病自十日自愁上得來所謂無病而炙者若再闘夫子之言愈自驚疑是猶飲藥而反加病令不敢復進於是矣所願得衛生之常法而已矣此正佛經所謂頭樂小法者不知衛生之經非道德不能也故老子難之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二句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意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此箇吉凶即道德經所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者本不待於卜筮而後知若民之迷目固

而已矣若乎

言乎能……己乎……合……人而求諸己乎

而手不……目不……在外也行不知行

[illegible]

[illegible]

言衛生之經也

[illegible]

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

能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

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

[illegible]

陳詳道曰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孩而不能虛猶水凍而為氷如衛生之經氷解而凍釋矣

夫矣故以此發問欲其有以自審能止乎知止也能已乎知足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急于自治而不暇于及人也能翛然乎無所累也能侗然乎無所知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也此皆返朴還淳之道至如兒子則其德厚矣故以下遂言兒子云云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也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著渾然無迹如上數個能字便是佛經所謂能所道經所執著譬則水則已解矣冰已釋矣中間渣滓尚未渾化安得竟到澄然湛然地位所以南榮問是至人之德已乎而老子非已若論至人則上德下德相與斯世斯人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但見人食亦食人樂亦樂食樂皆與人同而不受利害不立詭是不與謀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則與人異此衛生之經在至人者如此而已較之前言則所謂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者

王元澤曰至人所以為人謂之常而非其至所謂予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之所為而后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王荆石曰自此至末皆隨筆注記妙契疾書哥章一意旨精微奇趣之語

劉須溪云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

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然則至是乎謂我之學當至此是已乎曰未也言尚未到此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只槁爾之形灰爾之心如兒子之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而人災可免是汝衛生常法此段學問即佛乘中所謂上乘做死心功夫尚有覺莫亦速之身分所易及者此處林鬳齋解皆不消盡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止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夫人皆有能皆有不能於其所不能者而勉之則人事盡矣故學其所不學則其學也進行其所不行則其行也卓辯其

道是也亦所不能亦不言之亦是也或反此而不免有為則敗而已

郭子玄云靈臺不知所持謂窒虛而白生不及以有心為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志懵鎮鄉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決擇

守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

所不能辨則其辨也精至於知則不及知其所不能知蓋人知所不能知則天也則人但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斯得為知之盛故止其所不能知止矣不即是者是逆天也又為天鈞敗之敗猶棄也天鈞猶言鴻鈞蓋不即是則故作誤為而僥倖於其所難又着抑又多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將之為言奉也言矣備物以奉其身思慮豫防常忠有不測之事而又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宜乎足以自全若是而衆惡交至者則天也而非人之所致正如伯牛之疾顏子之天皆非人之所能知又何足以滑吾之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靈臺者有持有持猶言有主而不知其所持而有所不可持者畢竟無主則虛一有所主則又不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而煩惱障礙皆從此起矣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夫人又有諸中

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

褚伯秀曰此意極精去至不該但用字深奧句法高玄

而後発諸外故君子修詞立其誠然后言而有中令也不見其誠已而発但見每発而不當于士理之情實不當于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発而已痛自改悔舍其舊而畜其新可也今也業入而不能舍業入謂業已入于不誠不信之中而久屢屢更變以自掩飾不知轉更轉失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恥過作非者往〻如是讀莊子者寧不惕歟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音劝]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蓋券內者藏券于內券外者行券于外主人券藏于內而券之中主人无名焉故曰券內者行乎無名雖則無名而実大聲宏人皆仰之譽則君子之学專務于內不為名譽而其為道也闇然而日章故曰

陸西星云兵莫憯于志以下是言机微之害蓋人有一念不謹而貽終身之憂者其忿之心甚能自戕推原之罰于戈生焉懲忿窒慾持志養心之功不可緩矣

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券外者則至于求人之費而已期費則賈人之事也盜誇之徒也人見其跂而高也以為渠魁不知一賈人耳何足尚哉大抵良賈則深藏若虛盛德則容貌若愚君子之與物也深自儉約不為侈大如寒士然是之謂與物窮者然虛則能容謙乃受益故物莫不入焉若與物奇且漫然而來消汗然而去在學者則為塗聽道說之人此尚不能自容一身安能廣受衆人也夫無容人之量者人將辭之故先親先觀則背物睽絕而盡人之類皆不能與之力徒其病源正在一個務外好高而悅于近利其可不戒哉

兵莫憯七次反於志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是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道者先天道朴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

而道未始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通其誠也通其毁也既萬非道矣則當其分也道在於分不必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毁亦復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分之所當得斯无惡矣所以惡於分者凡以求備之心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之謂也有以備則有見於備而无見於分故分之則愛有見於誠而無見於毁故毁之則悲是皆不知道之無所不通故不能無入而不自得在知道者則以為吾當其毁則安於毁而不必更求其備于誠吾當其分則安於分而不必更求其備於合如人之當其死則安於死而不必更求其備於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〻着出而不反之驗出而不反者一意在此而不更向於彼也夫人出而滑是不反之道也人皆謂是死耳豈知死之中而有不死者存故誠而實鬼之一也一即所謂道者道則實際理也故藏而不藏空而不空蓋雖以鬼喻而造化之至理實不外是故以有形者象之無形而人事定矣蓋定則無求備之心而成毁分令一聽其自然而無不安之分者矣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乎本剽者宙也。有

郭子玄曰二者之言前篇皆已道过此復言之欲舉而歸之一宗耳故以公族

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此言造化之妙出生出也入死而歸也言造化之顯藏出沒於无聲無息之表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無本其入也無竅非無本也非無竅也但無方所之可求耳故曰有實而不見其處故將自其變者而觀之亘古亘今有長矣而無乎本剽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無門無旁無竅矣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處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末從古來今一如也實有乎生実有死實有乎出実有乎入幻相實相一如也然而不見其形也而出入生死繇是焉是以謂之天門天則虛無自然而已矣誰能不出此門乎使莫由斯道也故下文見意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

之、[illegible]楚、[illegible]人[illegible]力喻有[illegible]情奇[illegible]哉支[illegible]曰三者雖異皆歸于道猶同為公族而昭景著氏甲氏著封其親者非一也

孫大綬曰和[illegible]同[illegible]為分[illegible]之則非道[illegible]切之[illegible]者

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若羔反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未始有物者無死生無終始溟溟涬涬而已此在太極未分之先其次則言有物有物則方生方死方始方終故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喪謂亡失于外反返其真也齊物論云弱喪而不知歸亦是此意蓋至是而渾淪之斛判矣故曰是以分已又其次者則言始而無有既而有生生我而尻是以無有為首以有生為体以死為尻尻尾也物之終也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既知其分又知其一者也三者之言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于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戴而著者也甲氏也以封而著者也戴謂人所推戴三氏雖分本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而亦何嘗不一哉

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音毗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

[illegible]

以王為本以[illegible]

[illegible]

王剃五曰不能照礙物不而認虛為實具至而以名實別是並論以死償之耳也日是其是以致此弊本世俗習莫能其非元莫蜩鳩之同于榆枋之同而不知有鵬程之展翼者也

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音學鳩同於同也。此章謂人之見小而廣以一体同規之義言有生聚氣耳如釜底烟氣聚而成蠒既云聚氣則凡同類者率相似也何得妄有分別今披然而曰移是非所言也披然解散之貌移即孟子居移氣養移体之移謂變其常也夫人自有常耳而嘗言移是豈言之當乎雖然亦有移者則時之所遭人不可知也取諸其譬如臘祭之有膍胲有可散有不可散者故以為可移而不可移之喻膍牛之百葉也足指曰胲二散字上作上聲讀下作去聲讀其義自明可散謂散置于尊俎之間不可散謂分散于人也又如室之有廟有寢有偃觀室者遍而造之則見其移祖于廟移懸下寢移溲下偃偃厠也以為有卑高貴賤之分為是舉移是而不知膍胲一體也廟偃一地也今人但見其可移耳而不見其有不可移者在故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請嘗言移是以有生者為本而以其所知者為師因乘

吳鮮口至教元文父當荒客苟至于道則五者兀不至矣

講以夫曰此章論學凡此諸累

之以生是非以生為本答謂以己作主知己之貴賤人知己之知則愚人知己之榮則辱人是皆以知為師而乘是非者用是因實求名循名責實謂果有名實莫不以己為質而使人皆取節焉以己為質即以有生為本之義質如義以為質之質節準則也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償節而猶不悟本來之無我人心之移一至于此今人少有得志便謂今非昔比常將我身位主要使人人承奉于我山林遊戲行尚辟人索居閒處尚御冠服得非以死償節之謂乎若然者是以己之用者為知而以人之不用者為愚以己之通者為榮而以人之窮者為辱古之達人不作是觀言移是者今之人也是蜩與鸒鳩同一自足于枋榆之下者也何見之小哉夫惟蜩與鸒鳩匪同反見而我又與之同故曰同其同卻亦甚矣此條不知從前諸老作何見解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五報反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

不盪于胸中則道集矣

陸西星曰此章論性

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予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徹徹而去之也勃悖亂也謬與繆同塞障礙也君子之志也則當至于道德一有富貴嚴顯名利之心則奪于外誘而吾之志因以亂矣容身相也動舉四躰而言色容色也理言之文也氣則兼聲與色而言之意思慮也六者在心則綢繆繆結不能自解故曰心謬德者渾淪之不公之謂流之以情則斁鑿多矣故足以為德之累道則虛無自然而已無去就無取予無知能有之則適足以障道此四六者不盪于胸中則胸中正正如各正性命之正言適得吾躰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正則靜靜則定而生慧矣故靜則明明則表裏瑩然渣滓渾化而虛矣虛則恬然澹然寂然漠然而一無所為矣然無為也而无不為也方变不足為之撓豈復為四六所累哉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

郭子玄曰此運論知天下彼我是非雖或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
林疑獨曰經中有　人神人至人聖人此交有全人焉聖人若進乎化雖工乎天而拙乎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工乎天又俍乎人也
陳碧虛曰義極

為之偽謂之失。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為德之欽降本流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輝發越矣

故生者為德之光有生者有生生者故性者為生之質率性而動則百為出焉故性之動謂之為為而根於性則雖為而實無所為矣加之以人則偽偽則失失即老子所謂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失莊子分明是老子註疏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惟全人能之羿巧於中的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謂其有以自見也聖人亦然

若工於天而又俍乎人惟全人能之全人者至人也至人無己至人無名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能即

孟子所謂良能物有萬不齊皆謂之蟲惟蟲能蟲謂能不失其本性也如鳶之飛魚之躍鷇之鳴馬牛之蹄齧皆能自失

徵語極怪

吳壽曰雀善避羿又得之威也彼不適者則非威所得以天下為籠則萬物不羅而無所逃況於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斯能以天下為籠

川槩曰此語希澤明如何看

其天性而不失其為蟲故曰惟蟲能蟲惟蟲能天然蟲而謂之能天者進物而言之也人則一天而已況全人乎若全人則不知何者為天何者為人故曰全人惡天且天之未始不為人人亦未始不為天知天人之為一體者自爾不生分別此尚不知人之能天而況天之在我者乎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何相異也若使其知我之能天則終有我見斯不滑謂之全人矣全人即至人也至人無己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音恥　棄去也）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

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能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復謂循言服習夫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始有餽遺不餽而怠人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無人情者敬而不喜侮而不怒無喜無怒同乎天和天和者自然之冲氣人淂之以為生者然非無喜無怒也謂出怒而不怒也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此個不怒乃未發之中在未發之先者常能養淂此中然後發而皆中出怒知此出喜可知其有為也亦然故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無為非塊然也不淂已而應之雖為猶不為也故欲靜則雖平其氣欲神則雖順其心欲有為而淂其當則又緣於不淂已欲靜二句起下之詞平氣者謂調息而後歸於靜也欲神則順心者心無物忤然後存神而應妙以喻有為而欲當則又緣于不淂已不淂已者自然也天也聖人之道類是也

自然也人也室入之道發安也

常則火[illegible]不守己[illegible]者

發神則[illegible]心多心無為作然後有神品[illegible]效以命本為而叡

[illegible]

范无隱曰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進趍此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去交結意

呂吉甫曰此章非為彭陽而発独举公閱休以明清凈无為而人自化也

陳詳道曰凍者又假衣、雖厚不若春和、而凍解也暍者又熊風、雖冷不若冬至而暍消也慕用者又假資於權門權門雖

雜篇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擉鱉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至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為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巳焉故

利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以楚王之勢溪會凍之寒暍之甦而頗冥者波且歇之豈去得志哉故曰待公閱化蓋規之也

王元澤曰竝立而化望風而靡使彼父〻子〻各歸其所是施同天地之德故閒尽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歟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由

劉須溪曰綢繆猶纏綿也休天

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彭姓名陽欲因夷節以見楚王弗果見而夷節歸復因王果以求見王果曰我不若公孫若休〻楚之賢人也冬則擉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之則曰此予宅也言予之所安若此蓋公閱以恬退為事而則陽嗜進不已故王果稱道其賢意欲使之自悟曰是人也夷節已不能及矣而況于我乎然我不惟讓德隣依抑凡難比夷節〻〻之為人也雖無恬退之德而有于進〻之知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而與之滑和以神其交則氣味之所薰〻將顛倒昏昧於富貴之地非徒無益實相損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言人若凍而無衣則悬於春陽而自煖傷暑而成暍則披于冷風而自寒人有不足之病者非造化不足以移之聖人之化人亦猶是也請言楚王之為人也其自虛也嚴而峻其處人也刑而猛非有辯才正德誰能動之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

匯西星曰憂乎智而又不及欲其行而反不逮先時期也其有行也所期所願命奈何若

鄧子玄曰聖人先愛若饋耳矣而事濟于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矣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于愛人

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此言聖人忍性致命之事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体故其連綢繆以盡一体之愛者似乎有心而不知其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所慕焉而為之也夫性根極於命者也忍性則知命矣故聖人復命搖作而以大為師搖作即動作之义天普万物而無心聖人師天亦愛周万物而忘情是謂天師以天為師則聖人者天之徒也謂聖人為天可也而後以人者因其有形而命之之也其實聖人也天也一也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有生而美者不自知其美也人與之鑑又為之告知若不知也聞若不聞也然而其美也不以不知不聞而遂失故其可喜也終無已而人之好之也亦

故去无已若愛人由乎聞知則有時而安哀非性之所安胡去及也
林疑独曰此言率通得道

陳碧虛曰冉相氏以下二十五字為一句以一不化者也一包之此最高篇

无已此皆自然而然故曰性也以諭聖人愛人亦不自知其能愛人也人與之名又為之告而聖人知若不知聞若不聞其愛人也終無已而人之安之也亦無已火抵天下事总有触所有觸所則非自然已此因上文師天之說而緒及之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

夫人之情莫不喜於得見聞而还舊观故舊国舊都望之無不暢然雖使丘陵高下草木蔽合入之者十忘其九然之暢然而況見如所見聞如所聞者乎喻著其暢然以十仞之臺而縣然間者也十仞臺之至高者臺高則無所蔽虧而音声四達衆間即合止祝歌笙鏞以聞之聞所聞所見若此則一時耳目俯如執當又有異常者矣以況聞知者不若見知者之為真影響形似者不若心領神会之為切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鑑窓

□□□曰衆人與物皆殉累也若之師以為事之宜也聖人每上皆行天也若之師乃以合之于殉也須如此解

唐荆川曰文理深微宜細求不宜草草

褚伯秀曰此章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 夫人皆曰吾復命繇作以天為師矣而不師天與物皆殉則其為事也若之何哉蓋師天者无心而順應之謂也殉物者有情而私感之謂也殉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夫私天者未始有天也既未始有天矣安得有人非惟未始有天抑且未始有始既未始有始矣安得有物是師天者師其未始有物而已矣是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故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替之言廢也洫如老洫之洫言好而深也所行之備言任汝千變萬化皆是順應而不深洫如此則既不絕乎物而人不殉乎物正與天地之心普万物而無心者脗合而无間此聖人之善於師天也 若之何其合之哉意則見下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傅之容成氏曰

言辛道者当去其実并去其名也

王荊石曰莊子因齐魏敗盟而夲兵好戰之君明那習之偏陋藉引觸蛮为喻以形當時所争

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湯武者反之而成聖者也故以湯立教湯
得其司御司御猶言司牧言天以湯為君
而又命門尹登恒以主教民之哉此人當是伊尹恒字疑作
衡言湯為司御尹登阿衡治之教之一順衆人之所欲而未
始合圜以驅人之必從故曰從師而不囿斯亦可謂滑其隨
成之道者矣其曰為之司御名焉而已湯不頓滑之也何者
之名也羸法也兩見也羸法猶老子所謂餘食贅行蓋以大
道無名名相一立則天下皆殉名而求相率而為疣贅之行
名則有是非名則有美惡名則有生滅高下相傾長短相形
皆自名始天下皆落於兩見之中故曰滑其兩見所以仲尼
立為法之教為之容慮以傳之蓋慮者舉天下而入於何思
何慮之中無意必固我之執思慮尚無何況名相一尚不立
安有兩見所以容成氏有言除日則無歲矣而內無外矣無
思慮則無名相矣是謂滑其環中師天而不與物殉皆盡慮
之道也篇中錯舉湯與仲尼一則反
之之聖一則集大成之聖意亦精到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
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為

之不足恃也

君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而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〻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魏使刺齊以萬乘之君耳為盜賊之事故犀首恥之而願為之戰攻犀首官名衍其名也忌而出走言畏忌而走也扶擊也扶背折脊猶言扼吭抗背之意魏固非齊敵也而犀首敢為誇大之言以故季子恥之恥之者恥其邀無實之虛功而壞垂成之實績也故以築城為喻言築城十仞既已成矣而又從而壞之則又貽其苦於胥靡胥靡者城旦舂也今魏已休養七年矣罷兵息民此致王之基而垂成之績也而今復壞之何哉故曰衍亂人不可聽也夫季子之言善矣而華子醜之者何謂其猶有攻利之心而不知求

李士表曰此段却明矣一目了然可欣可踊遊以夫曰人去遊心于无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国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維於王與觸蠻无办通達之国魏梁觸蠻亦无办也知此說則莫大于秋毫大

孫大授曰管乱小猶以形气相戛而有声若劍首之環吹之則吷吷过矣不得有声也今道圣人於大人之前

其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恩怨無大小強弱而戰爭攻守之術皆不在所論也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王不知道故惠

子以戴晉人見諭之以道。夫梁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設為極小之喻以據之。蝸之牛也，蝸牛固小，而左右二角之觸蠻則小之又小矣。以俗眼觀者，無小不大；以道眼觀者，無大不小。天下一蝸也，梁國一蠻也。奚以辨哉？知游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則道之本鄉在是矣。於无窮無極无人無我之鄉，而忽起觸蠻之鬭，何其微哉？宜君之惝然若有所忘也。客出而惠子以大人誦晉人，復為設譬。吹管者猶有嗃也，吹劍首則吷而已矣。何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戛而有声；若劍首之環，吹之則吷然过矣，不得有声也。今道聖人，于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為圣，安得有声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不能以有声，而况争鬬之觸蠻乎？大晉人正以小梁国也。

刘辰翁曰：昔微生畝嘗以孔子為佞，孔子答以非敢佞，今於宜僚則自謂為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栖栖者非得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音總）何為者邪？仲尼曰：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

已也

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人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藏於畔謂不南面而為君不北面而為臣又不與主人分庭抗禮而為客惟自藏於左右兩畔而供臣妾之役於是命曰埋然藏深言其不自見也陸而沉者言其當見而反隱蓋登極者亦丈人沮溺之徒夫子亦市南宜僚尚之前言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註以僚楚之勇士楚白公將作亂使人召僚僚不應怵之以劍弄丸如故後白公殺令尹子西而難不及僚其人必有以自守而不慕夫人爵之榮者歟夫子以之而往是人子路請往召之蓋欲使見夫子以寓汲引之意而夫子則曰已矣彼亦知丘之知彼也往見楚王必將屬王召之矣是則以丘為佞有德者之遠佞人也惟恐其影響之不絕而况肯我見乎將無以存為而去矣子路往視之則其室已虛虛其室者挈妻子而去之也其絕人逃世有如此者夫子何以取焉謂其不自聖不自見而有凡於道者也

孫大授曰封人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道

王荊石云並潰以下此是鹵莽之報蓋性得其養則形神與之俱妙失其養則形神與之俱病理之自然无足異者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蘖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地膚坼也皆耕耨不善之病來年變齊謂盡易舊歲之法而其報卒倍於常終歲飽食封人蓋以法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亦多有似于封人之所謂遁其天者遁其自然之天也離其性離其無生之性也滅其情者滅其順應之情也亡其神者忘其本靈之神也以衆為言多也故鹵莽其性者充治功疏物欲交雜虛靜之中忽起欲惡欲惡之孽

陸西星曰此段作為栢矩之言柏矩至齊而遊重有感於辜人之事莫為盜二句疑其犯為盜殺人之罪但所以致此者有由也

陸西星云此説貪慕之君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為盜殺不抵于死豈可得也

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萑葦蒹葭皆蘆屬扶之言助言其性地荒穢眾欲叢生以扶吾形則耳目口鼻充滿色塵尋擢吾性雖其本位於是百病交攻是故有潰者漏者發者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夫欲窮則病作民窮則盜起治国治身之道則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而貴之矣柏矩承老聃之道至齊而遊重有感於辜人之事為之呼天而哭之曰嗟乎天下自此不復見太平矣夫天下有大菑而子獨先罹之乃為盜乎或無迺殺人乎或所以致此有由也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財貨聚然後覩所爭何以故太古淳質之時民不知有榮辱自聖人立之

唐荊川云古之人君不敢罔民今則不然量為物以下惣是不量人之才不恤人之私言又求其成功又求其事智竭力殫怨不足以避誅又以巧偽繼之則偽也欺也盜也

章服以榮之置之刑辟以辱之於是乎天下之病於榮者有驕恣之失病於辱者權憂困之苦是民之多病聖人致之也貨財不聚之時飢求飽棄民不知有爭奪自聖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以聚貨財於是乎爭地于野爭祿于朝農有兼併之心上無推讓之行而民之有爭又聖人致之也故爭而不已又盜盜而不已又殺欲無至此先遏亂源令也立人之所病者聚人之所爭者以燥天下之大柄以謂吾手以此而賞罰利益乎天下不知天下之爭者病者日甚一日以就窮困而無不時欲其不盜不殺庸可得乎信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之為得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通前總是一意作為栢矩之言

其所由来者誰乎

孫大授曰進而愈深之又深

亦得古之人君又動責已以為民本得也而我悟之使有失民本正也而我驕之使有枉夲天下有一物之失其則首皆退而及諸已如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万物有罪〻在朕躬古之人其不敢罔民有如此者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匿為物者匿其情以為物也物即所謂物采物軌之類豈不知其無用但以愚彼不識之人如以黃藥而止兒啼得其啼止便了不論其有用无用也大為難而罪不敢重其任而罰不勝天下有難為之事難勝之任今也曾不量人之才曾不恤人之私竭其忠盡其情為予便欲其死孝為臣欲其死忠陪敵便欲其死鬪事又欲求其可功又欲求其成如是則天下之人誰敢向前誰能勝任因其不敢不勝而加以罪罰是人之有罪我陷之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夫聖人之進德也无已蘧伯玉五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知有是非猶未化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〻則无是非矣是知六十而化則六十者是而五十九年亦[illegible]也凡人之行其始未嘗不自以為是而卒詘之以非者蓋是在事初非在竟後今又安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五十九年

之非矣自竟其化所竟亦非如何矣竟曰化无可化忘无可忘竟无可竟無無可无方為室到此段文有拙中之巧[illegible]

子者須要識浮

王荆石曰人生所知所去特其不知不去中万分之一耳圣人亦不去忍乎知去又豈去兆于物化哉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乎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萬物有箇无知之始既曰無矣則其生也不見其根其出也不見其門非無門无根也但虛寂而有所不可竟耳故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知之所知者如有目則能視如有耳則能聽有日則能言有身則能動人皆尊之而不知有超於形体之外者以主張綱維乎其間是謂知之所不知是又恃之而後能知也此而不知不尊於此而反尊乎彼可不謂大惑乎哉已乎已乎誰能逃此而獨於知乎陰符經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意盡如此既又自語之云然与而後應之曰然乎始則自審而終則自決此亦莊文之甚奇者

娄道林曰大弢伯常騫則以人論狶韋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無名謚同非人之所与為也

陸无隱曰仲尼名一說李洒熵之前定

呂吉甫曰謚法亂而不損曰灵又德之精明曰灵言衛君所為如此謚之為灵何耶蓋未足以当其惡也奉御詖今言召对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礼也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一事不必同時太意從人事而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太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天下有称实之名有无实之名有前定之名即李衛灵公之得謚者而觀大史大弢以為因是言灵之謚本无意义但同衆人之是者而是之因是与齊物論所謂因是若其意頭向此无实之名也伯常騫又奉一端謂於男女濫浴之時而能知有礼貧之敬見人欽橫流之中而良知之天猶有竟悟矣是以謂之曰灵此稱实之名也狶韋則言公之葬沙丘地

……然特如此設諭耳

郭子玄云丘里之言合散異馬非百体立体淂名大人合併而公万物殊而道備猶大澤之百林太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存矣

惠制川云此段專闡同異兩見只以家流不拒作主……精劉……僞異

有石槨焉洗而讀其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理之則公之淂為靈也不待於身没之後而已預定地下之銘矣此之謂預定之名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政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

陳詳道曰心各不同是非殊致故有所正亦有所差也度居也百材區異所而同以大澤為居金木石異居而同以大山為壇此可以當丘里之言也

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夫天下事物雖有萬殊而理无二致得其理而言之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雖異而不滯謂之異矣是之謂丘理之言丘里者合十姓百名已為風俗者也或合異以為同或散同以為異之遷同中之異同為異中之同譬之馬相散為百体立為一体散則其異而立則其同也然而百体无馬立為一体然後稱馬正喻異不見道立而為同方始見道積水成河積土成山異者不同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亦復如是所以大人之言貴乎合併萬事万物總歸一原而後謂之天下之公言公言者丘里而言也夫既合併天下以為公言則自不當有執拒之意所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自内出者有正而不拒何以故自外入者聽言者也自内出者立言者也聽人之言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立言垂訓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拒逆他人之意蓋以理無定在有所執之拒之則終有我見不得合異而歸之同矣載觀諸天四時殊氣於穆者運之天不以為恩也而歲自成五官殊職端拱者主之君不以為私也而国自治大人文以經邦武以戡亂大人不自以為功也而貞順之德備万物殊理而道生之畜之不自以為私也故無名無為而無不為此便是不執不拒的對子所以

王元澤曰有數之物不止于万況无數之數謂道而已所謂詩以顯之物无私而進字之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劉須溪曰物理不及知此道者所以公之道本強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為足也本无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无名者比哉唐荊川云精微可志精微之記

不可執不可拒者蓋以時有終始世有變化而事之禍福淳々為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拂於彼者而或宜於此若一以我見自狗執而拒之則事理之變无窮誠如人面千態万狀面々各殊有所正此者又有所差豈能使之一歸同於己乎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

志也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到尽處知到至處不过止于物而已惟見道之人不随物之終不原物之始究之先有亦論之所以息也

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又問萬生之所生從何而起於是公調於從起處議起太極既判陰陽遂分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參同化所謂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是故有相照者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故有相蓋者蓋之為言藏也陰取翕受陽主施與是故有相治者四時之氣生尅嗣續循環不窮是故有相代有相生有相殺者此是萬物莫不來此氣机以出入万物既生則万事万化一時同起故生則有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常有橋起即突然而起之義片合猶言分合既有情矣則不能无事故安危禍福緩急聚散相益相生以摩以成此名实之可紀而精微之可志者也而皆不外乎陰陽故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故曰此物之所有乘氣机以出入者也隨序橋運四字甚親而義亦精密隨序即循序也循序即有所理而不亂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謂氣運為橋運屈伸相感若或使之故曰相使故論道者言之

郭子玄曰莫為莫有為之者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或使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斯辯碎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于无倫大而至于不可圍中庸言毛尤有倫上天之載无声无臭至矣所謂莫為或[illegible][illegible]差矣諸伯秀曰莫為

所盡〻此而已知之所至〻此而已故曰極物而止然以言道〻以知〻道非所觀道者也故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無道無名相忘名相安有廢起分明提上一步說到循未始有始也者此処方為究竟故曰此議之所止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謂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季真接子二人名莫為或使二人各持之一說也少知問兩家之議孰當於其孰偏於其理太公調言造化之妙難言哉非若雞鳴犬吠為人所易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見臆其所將為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欒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之始莫之為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則未免為物所圍而終有失言之过矣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

而已言鏡矣 被文至

[illegible]

文從則實盡則氣俗各有實宜其說之文宜[illegible]在物之序

道也論物則未究為物不外乎圖而緣有夫言之女宜而非以[illegible]

豈流一人之說派不實乎故之始實之為是論物而非以樂

其可為若將此理不諸而言文小至於無論太至以不中樂

所居於知大知以讀其而自此又不偏以意見[illegible]

為於其理有公論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言之而命。深美秀出擬乎[illegible]謂中。

可簡博之不可言可意可言則愈

天地隱之不可見所之不

命以[illegible]亦[illegible]是[illegible]體[illegible]物[illegible]相[illegible]生[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相[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可言可意而愈[illegible]

[illegible]

是佚家自然性也使〻是佚家因缘性也居言者物也或使莫為則有言之所自起故曰言之本

呉儔曰結以季真接子虛实皆為执滞未免與物偏环而已故又超乎言默之表心融而意得

可言可意言而愈疏何故言有過咎盖言盖或使則明〻說有个主使之者太說實了言莫為則全是偶然聚散麈然生死太說虛了此二家豈無影響但都只說得造化一边何者造化未嘗使物〻自稟氣机以出入耳故說莫為雖或近是但不曾說有个莫為之者說或使又似物〻而彫琢之大抵天下无道外之物而道未嘗倚于物也故張子云天地无心而成化定性書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普物即是实無心即是虛合而言之方為精確故有名有实者是物之居也名实俱言名相居謂一定而不移若無名無实者在物之虛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个虛寂却是道之本体万物相生莫不以虛实相乘而正性命是以有无边見類皆失之此个天机視之不可見听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可意可言則愈言之而愈遠矣季真接子之謂也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徃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

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且物乘氣机以出入其出日生其入曰死其生曰不可禁忌其死曰不可阻遏一生一死只在目前非甚遠也而其理不可覩故曰或使曰莫為皆疑情也一為疑之所假是以或失則實或失則虛終落边見以我观之其本也往而无穷其末也来而无止只在一个無穷無止上定得造化全體、一段虛无自然万物得之與之同理故往亦无所穷来亦无所止以是知造化之妙說无則得說莫為或使則不得俤者言莫為或使者其立言之本旨始終要在物上見道不知觀道之人不隨其所磨不缘其所起曾不提起一步只說虛無自然自是无过所以者俤道不可有有則沉着于名相又自有上說歸於无則有無俱落边見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若究而言之則道尚安了得一字說無无是贅語說道字非假名況或使莫為在物一边說者又胡足以與大方乎故言而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者盡是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盡是物足即上文所謂正

於其情偏於其理者結意正以答少知兩家之間又恐人落於言筌只任有言无言上理会急掃一句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ㄴ如經以載道之載既不要有言又不要無言然則如何而可在非言非默上自有極处

[illegible]

褚伯秀曰在外者係乎物故不由之在內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〻而不得然尤至矣故莊言以破其惑夫忠孝本身之善行尤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內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是知性命之內无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既非物必之者矣

雜篇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

大意謂外來之禍不唯禍者不能免而善者亦未必能免不唯不忠不孝者不能免而忠者孝者亦未必能免故均謂之曰外物不可必大抵天下只理數二字在常理則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此其所可必者而不知所遭之不偶則有數存焉補此一段正以見吾人當為其所當為而不可必其所難必關龍逢桀臣箕子比干惡來皆紂臣子胥吳臣被戮裹以鴟夷之皮沉之於江萇弘周靈王時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人孝己殷高宗之子逐於後母曾參為父芸瓜誤斷其根大杖幾死故以為有憂悲之事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

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僨然而道盡。所以修真体道之人虛靜恬澹寂寞无為五志之火一時俱伏是故有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无変於己若而不知道者則不耐世故甚憂兩陷於利害之中无所逃頭憒之蜳之唑又不安體又不寧若將此心縣於天地之間鬱暋也言不自解脫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焚其天和於是乎悶悶之患以其不知外物之不可久而交戰於利害之場故自焚若此與道之養和之衆人焚和焚者煎熬之意月固不勝火月字下湯音月者水也水不勝火即醫家所謂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文解曰古字象文肉字也言血肉之軀不勝熬爍於是乎有僨然而道尽者僨者衰斃之義道謂生道〻尽則形神與之俱尽矣與上逆為一章發此一段於人有大利益欲人靜消火自處恬淡无為之御然後尽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折蓋藏臣之仁也伏經法華火宅之喻可與參看

[illegible]道曰莊子貸粟明养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

鄧子玄曰旦不說本意先作譬喻起

林兟独曰監平声侯宜作侯〃人守河之官也揚確東西一尉南北一侯

陳碧虛曰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吳儔曰文氣跌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生事蕭踈窮途仗交仁者當亟恤之乃復為此紆緩不急之談友道之薄莫此為甚筆訖於此

見世俗之益偷也常與指水而言波臣二字奇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緇。錎沒而下。騖揚而奮

若其巨魚牟雄長

劉辰翁曰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出於大成而不期近效

唐荊川曰犗犍牛也大魚食之至憚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鑿而相告言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也

諸伯秀曰禮詩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

鬐音須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矣。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此段戲戲世儒无实得而守以剽竊古人為事首盖古人即地下之陳死人也古人所言即陳人所含之珠也小儒者大儒之弟子自上語下曰小言大儒呼小儒而語之曰東方作矣相與從事若何事即所指發冢之事小儒言未須解

其猖濡口中有珠在焉又引詩為証詩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只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言人生前不知重義樂施死銃杈其金珠以為地下含銅臭之夫鄙吝若此以下云云相與計議取珠之法

敍曰八不足恃也

李士表曰小人之儒盜先王之言以齊其不义何以異之

林希逸曰上之人以圣知治民之过久則姦民之雄者併圣知而竊之矣欲竊言于老萊仲尼以兩忘非誉世患自息即和充為而民自化之意

遣以夫曰世之夅孔子者泥迹而不得其心故萊子有是論

林希逸曰柳固鬉鄖安其路邪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音智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其畧弗及耶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修上上長也趍下下促也末僂

及耶言夫子所為是以致困乃安之而不假豈命固当要耶毋廼其知略不及慮與耶

孫大綬曰躊躇欲進之意不得已而後應也

背微蹙也後耳々帖懾後也目若縈四海高目而憂當世之患也矜々持也容動容也知思慮也老萊之教卽前所謂離形去知之意業可得進言夫子之道可得而學乎萊謂夫子迺汝不忍一時之傷而驁然放心於萬世之患蓋一時之傷攻數之下衷而萬世之禍則學術不明之過也汝之窮其同然耶抑其經畧有所不及耶夫以恩惠結人之歡心而驁然自得者醜行也中民之行進焉耳非大道所以取民也何者以至人無恩至人无名至人无私若相惠以歡相引以民相結以隱皆中民之行結以隱謂以心腹相結當時之君不忍一世之傷者莫若堯而坐視一世之傷者莫若桀人皆知之徃々是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両忘而閉其所譽豈不以堯桀終有是非而我不生毀譽不起憎愛渾然與善惡相忘然後與道相應今之人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虞之盛而不知反之无非傷也皆曰吾將鼓舞振作乎一世之民而不知動之无非邪也何者為其有為之心也不若虛靜恬淡寂寞无為與天下相安于無事之天設有所為欲為而為之以不為故躊躇以與事而徃々見其成功今汝也柰何執不忍一世之傷而以天下之事自々狂哉終見其矜持費力焉耳此等說話儒者真謂其與接輿沮溺丈人之見同科然以至理而論有心做事者亦做不出甚事不得

王……莫
不……而善
為也之用智者
而善也。李士表曰、龜能
見夢而不能逃
網、則神不自神
而不知有不神
之神、盡智特知
以脫患、不若忘
知之无患也。
孫大長曰、龜見
夢以求脫、而卒
不得脫者、龜有
數也。數定則魚
有神智不能移
故有所困有所
不及者、困于數
也。神智根於有
生之前、數定于
有生之後。老子

例以背
見非之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

[illegible]

問自居由十二歲而後[illegible]是則亦[illegible]

二月而後貞吉[illegible]曰[illegible]元吉不能安全其

[illegible]之[illegible]曰[illegible]一之曰[illegible]下吉[illegible]

自[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天[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曰今[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元[illegible]人古之[illegible]

[illegible]

日自吾无身伏有何患外其身則不圓于數矣

文道林曰聖迹其大当事而弃已言其外以暢事情ㄑ暢則事通外明則内用相須之理然也

善而自善矣雖有至知亦須畢萃群策而后為謀乙藏盖用知則自私自私則有情識有机變人斯畏而避之矣故魚網雖家魚不畏也鵜鶘所食幾何魚反畏之者何濁无矣情而鵜鶘有情也聖人能與天下相安者亦无情順應而已故去小知則大知明去其善則自善今之人見小知以自賢其亦未聞道耶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石疑作所言熏習之移人有如此者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亦明矣夫至理之言无可揀擇故碎拱璧則塵ㄑ是玉抑沉櫝則片ㄑ皆香顧言之所該者无窮而人之所用者有限以不盡用而遂謂其无用則非矣彼天地亦大矣人之用天地几何即以步履而論則容足之外皆為不用以為无用測足而掘之至於黃泉尚有用乎畢竟是无用也故惠子亦曰无用不知也雖無用而所以助吾之足者寔多若以為无用而廢之不使容

范无隱曰此論奇行之不入于道不能遊世不通于至人

吕吉甫曰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視其他道理豈可拘泥

只是備此為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即无著住浮落不三宿桑下蓋此意

足之外更有餘地則將日見其陝隘而不能用矣如此則愈用之用淂非天下之大用乎前云足也賤特其所不踐亦是此意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絶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遊即首篇所謂逍遥遊之遊言人之志趣各有不同生而遊者且得不遊乎有生而不能遊者且淂遊乎生而遊者胸次洒洒一塵不掛雖未嘗遊迹於有方之外而此心嘗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淂不遊乎哉不能遊者根塵太重掛世網昌黎所謂持被入省中顧卑子語刺刺不休雖與之安淂而遊乎哉大抵世緣雖斷私欲

陳詳道曰此言瞥故深則五官皆敝

王元澤曰六根之塵又徹而凈斯能復其本然之天也

易牽流遁之志决絕之行非至知厚德之所任常人不能也夫墮物者誰反不顧火逸者希不顧家若也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則是真有流遁之志决絕之行者是人也而後可以與遊今之不能者只為於世緣上看透富貴則貪富貴遇功名則戀功名不知雖有南面之尊北面之榮一時相與以為君臣極其際遇而易世之後無以相賤也直等耳貴己而賤人先己而後人仰為若扎以故至人之行不留於此直將等為浮雲視為儻來有天下而不與焉又學者多尊古而卑今夫非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天日徹於色則不明耳亂于声則不聰鼻奪于香則不鶮口蔗於未則不甘心起於識則不知知有分別非德知也是皆夫人六根所起之六塵又須徹而凈之然後能復其本然之靈覺然六根門題頭頭是障須下幾个徹字實則一了百當一處徹則

刘須溪曰空有空虛之處則姑婦可以覓處心无天遊則六府相攘奪矣蓋心有天行游衍之處則情欲不相鬪矣又如人說大林立山而善之者纔畢日閒次常監精神不勝藏六欲抱着吾精神以勝之僻為善之哉

豚豚皆微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微則自為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已則跈跈則衆害生之跈足蹈泥淖之逆也言人之虛靈既為物所進塞則將陷于物欲之中不能自拔而衆欲交攻其有存焉者寡矣夫物之有生恃此生息之理而今之存焉者寡則生息微眇而不盛其不盛非天之罪也天之穿之者日夜无降之顧其塞其竇耳蓋此良靈光人人透露有耳自聽有目自明也天所穿日夜无止譬則室之竇日光自穿人顧自塞其竇乃光明戲蔽而不見耳

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此言虛之為用胞人身膟膜也重閬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身如此人心亦然故清淨之中一物不著常與太虛相為遊行故曰心有天游於室亦然故室有虛室然後長幼尊卑各遂其私各得其所無空虛則姑婦勃谿勃怒爭也谿亦空意況人心而無天游則六鑿攘奪終無寧已六鑿即六賊之義命字之奇也既為六賊所攘則吾所謂元神者不勝其擾欲求幽靜之地以自安故大材丘山一見却以為善謂其少得以自適耳所以道學之人常須靜養也

鬳齋曰此數句皆以物勝其神以賊襲其虛

郭子玄曰以后數章皆精言

林疑独曰善养物者守根善养生者守息此至人所以貴天游也

林希逸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德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溢者過也名勝則實衰故德溢乎名而名之所以溢者謂其不能自藏而有心於暴白也故謚謀稽於誸歌者急義御下弦急則人思以知巧當之故謀用是稽知出乎爭彼此爭勝故人各欲知柴生乎守七即守而不化之守执滯於物故柴塞下胸中而與物為梗官事果衆宜果結果也又核實也衆宜謂衆情稱便此亦莊子漫[illegible]也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日時謂以時日而雨有雨有陽與久陰者不同草木浡之勃然而生怒生二字甚奇於是乎農始修銚鎒之器草木之到植者過半到植註云謂更生也言草木皆植根於種發條於枝而移接之類太多更不知其所以然者可見萬類以是一氣周流貫徹有所附麗則自然生長知一氣之相禪則同氣者可以相求而神仙大藥所謂同類易施功者亦略可識矣

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

其外雜言其內庭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故不相問也

呂吉甫曰官師之勸其黨至于毀盡許由之逃其徒至于踣河蹈迹之弊

王維楨曰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卒之以筌蹄之喻俾學言忘

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音存於窾音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演門地名有親死而哭之哀者上之人以為善毀爵之而為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过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过也若乃許由避堯紀他聞之而踆窾務光赴淵申徒狄因之而自沉何為者哉則二子倡之也名也者非聖人之所貴也故至人无名人不得而慕之焉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筌魚笱也

言以寔其意

蹄兎罝也在道則為言說之喻得其意則言說可忘上乘之學不自外入專一自家理會有脫然處則有言无言皆成筌蹄得是人而與之言庶可以行不言之教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為作亂辭

外不可必　孝亦憂辛
甚憂兩陷　莊生活鮒
東方作矣　竊此含珠
非譽而忘　神龜則刳
游而不僻　六鑿不入
凡彼有知　草木生之
老亦戚休　非佚之所
小人所合　由光絜身

王石俱焚　利害相摩
以焚其和　大器晚成
事之何如　去汝躬矜
時賭與事　至言無用
順而不失　道不欲壅
恃此生息　到植強半
病以靜補　神不謀聖
君子恥焉　慕名者累

忠遭剖戮　生大实多
任公釣魚　而友弗顧
蚩彼大儒　與汝容知
知有所困　畫地以趨
心天之游　實不欲塞
春雨日時　而然莫知
勞者務之　聖不問賢
演門善毀　胡死而跛

得意忘言　　得魚忘筌　　安得斯人

吾與之言

吾與文吉
胡景崧訂

詳案忠鑒

汝陽胡人

雜篇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况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幽憂謂心有隱疾此箇隱疾總在為物所累上治之方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師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累乎俗者也。上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此言不以外物而易吾生總重養生上所以為道德之書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

孫大授曰大王事與孟子所言者同而意則殊旨孟子謂不以爭土地以害人此則斷其為尊生之故故不以身外之物而爭於利害之場議論卻甚正真可以藥鄙夫患得患失之病也

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乎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不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捲捲勤勞之貌葆力謂窮力以養人非以德者故德為未至德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

務學問人人然有用處

褚伯秀曰本篇以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于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敝屣者

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忘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欲得為君也所謂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又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郭子玄云顏闔曾云後藻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此數語莊子自為之詞常人亦說不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眞也故以其眞治身其緒餘土苴則皆有為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天下国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糟粕陶鑄堯舜者土苴糞草也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所以之謂心之所往所以為謂事之所為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笑之而彼不以為非也其所愛者雀也凡事之得失起于一念凡微之際可不審乎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

呂吉甫云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各得其本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

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

唐荊川曰浚吾居之茨草也生草亂而不安之室繩樞破甕為牖以褐塞之匡坐

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氏亦為小宮春秋有羊舌亦其証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

正坐也弦鳴琴也履不着根曰縱躡冠裂知韻術也希世謂希望世人之閒譽比周謂相與為黨學以為人而教人則曰為己此使是幸問不真實虎仁義之慝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好慝也

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縕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膾虛浮之貌正冠而纓絕言冠之久也捉衿而肘見言衲之窮也納履而踵見決履之敝也聲出金石言歌之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三句甚妙忘形者謂不以

丘之所謂明所其友

養身之故而累其志如此孟子所謂無以大害大賤害貴之意養形者忘利不遂外物以勞其形也道者無心自然之謂故致道者忘心此三句非莊子道不出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公子牟身雖隱而此心猶有外慕之私此便是信道之不篤者故瞻子告之以重生蓋知重有生之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而公子牟而知之而不能勝也故瞻子告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而之神不善也蓋人有元神有識神昆神凋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迺本然之性識神則見覺生情貪著其事气質之性是也所以學道之人務須降此識神常使一念不起万缘皆空而後吾之真性始得否則清淨之中不勝擾雜而神之惡之有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既不能以勝欲已自惡之又強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被其傷有重傷之人而得長命夭壽者乎子明神受傷之甚故去人而疾也莊子既紀其事因言魏牟以公子學道比之常布之士熏目尤深故其勝之也愈難然雖未至子道而已有向道之心矣蓋與之也

呂吉甫云[illegible]之際絕菜而死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

十

[illegible]皆出召此條多有妙語

林希逸云子晳礼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行共伯即共和丘首一作共首

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

復言舜讓可見文字寓入不若是而已簡言不惟寧是

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以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於清冷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又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

林希逸云莊子方誠至道以遺名利則夷齊在所斥及倫讓王以憚危身徇物之俗則當在所貴觀者知此則言忌而意得矣

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遂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遂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

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illegible]

[illegible] 天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人相 [illegible]

[illegible]

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下而餓死焉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志不仕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何孟春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于鴻毛而辭兩之讓其流為之喻殷武之事其為牘之開元擇隨光夷齊之国者于天下后世豈小補哉

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竝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也。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仕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旦周公也加富二等倍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牲而■之瘞之以河山帶礪之盟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言盡其■敬而無心於邀福其事神心知此忠信盡治而無求言其忠信以出治而不求民之歸我其治民也如此樂與治山治身與政為政言政治一循其舊章而無心於變更其行■也又如此不以人之壞而自成言人幸人國之壞乱而乘■以收功若見殷之乱

而遠為政是已上謀而下行貨謂上
兵而保威謂險阻其甲兵以保固自
謂目陳其功德以說衆人之心忠推
易暴謂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虐之

用謀而下則用晦阻
之威嚴揚行以說衆
而

俞青陽曰盜跖篇譏儒列聖劇劇失之矣蓋救蠻莊老而失之者莊老推原道德絕去聖智仁義而一繩以天道之自然約有至理古德喝佛罵祖為報深恩丹霞燒木佛以求舍利小兒不知強作解事亦復效之豈不為天下萬世之大恨乎予故表而出之使魚目真珠不得相混

雜篇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穴室謂穿人之屋樞戶謂啟人之戶樞安有橫行大盜而為是者者乎乎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

林希逸曰細玩此段描寫盜跖眞曲而盡

唐荊川云此言冠枝木之冠蓋木過枝則多節故可以為冠

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意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適以天曰此言順吾意則生逆吾意則死即前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

支道林曰分別上中下三德然如別黑白非聖人不足以語此盜跖其何說之辞

陸西星曰一瀉千里順流而下勢可言耶

季頋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安得不上告天子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

唐荊川曰可規以利可諫以言二句為下文張本

林疑獨云利大故今子孫无置錐之地而後世絕滅此正不可規以利然以堯舜湯武而肆其齷齪況其他乎此悖謬之甚

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

陳碧虛曰此以下舊闕其辨說以訕孔丘之為徒盜且不自知己之非盜一字語不入語

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廼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

郭子玄曰所援數聖意不足而辭則濃郁勢如奔電倘亦盜跖中之才士者耶

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廼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

唐荊川云笑者不同若跖之笑无取也又按莊子重言七十以為耆艾人而無人道者不以先人若盜跖可謂有人道者乎庶以之重言其人然明矣故此篇之贊不攻而破

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

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徼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刊 須溪云抱知抱一之抱言與之相守而不離抱二子之滿苟得以不足論孫子張李道子[illegible]人之門其言[illegible]其亦下祿門[illegible]之病有未太拙者狹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實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實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滿苟得盖亦盜跖之徒御其寓

李士表云此章說語與大道所論全然不同真是使人恣放妄行無所忌憚不知記此何謂故以為非莊子手筆者誠如言哉

言謂但求苟得以滿其欲者設此為子張問答子張之意主于為名苟得之意主於為利盡不為行言汝何不修行以為名利之媒乎蓋人而無行則不信上如獲上信民之類信則人任不信則人不任之以事矣不任事則民從伊來利從何得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人卓之宜真在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有見於義理之當然而不可一日不為者乎分明是為名利而修行也故子張務外故所見若此苟得則以為名利者不在于修行而在于無行往往見得無恥者致富而多信皆取顯多信謂以然諾取信於人故名利之大者其幾率在于無恥而多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其真在于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一洗所為而抱其天乎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藏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

故天子未[illegible]責諸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行[illegible]仲[illegible]賤[illegible]雖[illegible]不足貴[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也。仲尼墨翟[illegible]匹夫
[illegible]曰昔[illegible]今[illegible]家曰文行[illegible]

[illegible]

子語曰以大若行，其言臨而惕之以顧言，謹之要子之言 [illegible] 六

果不賢及賊之言行書相之性以睹於己中也 [illegible]

是不賢下又言之皆曰常不以仁而其爲之 [illegible]

爲仁果不盜盜賊小盜則論之 [illegible]

以言行也 [illegible]

其賊以亂 [illegible]

之以 [illegible]

也不亦難乎。[illegible] 爲有不敢者 [illegible]

者，此其 [illegible] 則下之則美，言行之 [illegible]

書曰，極分小固 [illegible] 人嬰，而當仲爲臣，因攷其常 [illegible]

夫 [illegible] 曰，一曰 [illegible] 大盜者 [illegible] 保 [illegible]

陳碧虛云此節子張又言子不為行將使人道絕滅故疏戚无

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為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尾。子張又論人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在於行故藏聚而比之以桀紂則怍宰相而美之以孔墨則辭可見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其賤也士而能脩其所貴者在我如之何其不脩耶苟得則以言行之貴賤牽無定論即如盜賊之行人之所賤也小盜盜鉤大盜盜國小盜則拘而大盜則為諸侯行之惡若果足賤乎果不足賤乎又大盜之門義士存焉故小白不義而管仲為之臣田常不仁而孔子受其幣若使夷吾孔子立論以準天下曷嘗不賤二君之所為而考其所行則實臣而下之是聖賢之言行自相悖戰於胸中也行之惡若果足賤乎哉果不足賤乎故書有之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子張曰。子不為行。將使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

倫貴賤無义長幼先序五紀六位失其分別五紀人道之五倫六位三綱中之六位也首尚以為人道之盡者宜莫如聖而堯舜以下數聖人者皆有人倫之變不知聖人者為行乎哉將不為行乎哉

陳碧虛云比干子胥以下皆言立節尚行之患與等訓語与逆

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毋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所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

易行乎於
易行乎於析不
變不知理八來
古日有八論之
辭以下數之入
其說[illegible]之[illegible]
爲八[illegible]有盡以
六位[illegible]有[illegible]
六位三闢中之
繫入[illegible]
說[illegible]

八卦衍其象中之以名也象蕭之文象生錯綜之言以進也由之言立言
無放而變乎其而所爲與變而富與窮而放非藥而天地于變
與辭消息其象者非蕭而圓機綿放而無道非回無轉而行
交錯而天無爲也于後天之理若往若直相爲太極而觀四方
是謂六至於筆其所爲而知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入
至言於無爲曰小人知則無于知知其所以變其所爲其性則
且予王爲之設王爲剖合利之實不順於理不協於道吾日豈
予儒者儀象謂者其變通綜六位辭有別乎
時故先天王察於貴賤有義予主李爲適周公發凡象以有方
位辭何以爲別乎謂古者曰先聖莊于筆六冊宿系徽有論

吳問於孔子曰人之本在天[illegible]言[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致其患也

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illegible]

[illegible]自理難之害也已乎不見中國乎不見之[illegible]

子所論大道無為之旨似之而非正如佛經所謂末法時世有說相似般若者於此辨之許个具眼

陳碧虛云物莫盛乎壯身已莫重乎生今乃同

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正猶定也言子之見與我不同子則定於為名我則定於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終非定論將與子訟於無約以求質或覌其寓言無約又是箇全無約求之人其言曰小人以身殉財君子以身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者雖情獨不同然棄其所當為而殉其所不當為則一而已矣故為之言曰無為小人以天而殉人無為君子以人而從天若枉若直以下只是一箇無約無束之意若枉若直猶云似枉而非枉似直而非直也天極者天然自有之極天然之極非枉非直而覌四方一氣運轉自有消息盈虛之數吾故不論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以運之大要獨成而意則從容而自中乎道矣故曰與道徘徊無轉而行不改其操也無成而意不以一節立行也無富而富不遷於富也無成而成不離其成也天調與天相合之理以下句解見上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而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illegible]世去重棄[illegible]其所為[illegible]安體樂意之[illegible]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怵惕居富貴則析愉是怵本而輕迹也為為者為與名就利之為而不知富貴之自為也會其自為而欲典就者知其不免矣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高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寓言不知足也知和知大道者也無足言天下之人未有不興名而就利者故富則人歸之歸則人下之下則人貴之以我之一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意而長生之道亦不外是柰何子獨無意其亦知有不足耶意者知雖足以及之而力有不能行也或故推求正理為理束縛而不忘耶知和言此

等名利之人自以為與我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我若我又絕俗過世之士矣而察其胸中全無主意不過能覽今古之成敗知是非之分別而已此頭無頭學問自口耳聞見中來胸中有甚主張故曰是專無王無主則隨俗治化同流合汚以媚於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以為其所謂儻然而寄之名利以是而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部子玄曰膻臭蒙袂之士恥迸嗟來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又何藉乎因恢扎

趙以夫曰縱肆者溺声色則樂驕傷者處枝染則佚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為已也不遠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代四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而以我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

[illegible]名權勢取[illegible]溺為身疾禍[illegible]不顧者甚於戕賊而委積無故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真性已竭貨財已殫思放鷹犬於蔡上聞鶴淚於華亭詎可復得耶

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無足言必待賢知之名苦支體絕旨甘儉約以養其生縱得久長亦如久病一陋而不死者雖生何益此箇識見始終還自安體樂意上來於是知和淮諸物理以告無足言九物之理平則能保滿則必溢故平為福有餘為害而財則其尤甚者今富人有此六害而汝不知耳淫於穀口嗛於味言穀則色可知言味則臭可知以是感動其意能使人遠其百姓之度忘其本分之輩可不謂亂乎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為佞或洩於下而為溺其行也若負重物而登高山可不謂苦乎貪財以慰無窮之求貪權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溲而溺體澤則馮氣而懣

可不謂疾乎積聚多財滿於河堵暴于耳目而不知避焉於心志而不能舍可不謂辱乎滿心戚戚憔悴形神可不謂憂乎居則疑刼盗之至行則防殺傷之禍故内則周其樓疏外則疼其僕從可不謂畏乎富者紀六患則亦安得謂之安意亦安得謂之樂乎然且不知警省一旦思至求盡其生理其才禍單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到此之時名又不見不得覆轍昭然曾不之鑒緣意絕休而争此賈禍之物而不惑乎刦盗跖篇所設三段膚浅鄙俚至其破市井之鑑而爭此之患者

志在安民非
稱宝皆敌不為
貪及其功成遂
名禅位有道亦
不自以為廉也
王子搜逃乎丹
穴顏闔飯牛辭
聘此豈要名譽
哉舜以天下讓
善卷善卷耕而
不顧此豈與名
譽哉

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辭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利也。

極意形容富貴口津士地便不以有道者之言窮美極勢謂語其美利之極雖聖賢有所不能及何者富無所用力而力者至焉無所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賢良者至焉故未有享國而嚴若君父旦夫聲色貨財與權勢之在人心不待學而自然樂之體不待象而自然安之欲惡去就不待師教而自然知之此性也以此為性正謂賊作乎天下雖非我誰能辭之言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著然亦未見其有超然而獨辭者知和言知者之所為故動則如以百姓自處不敢自放礼度之外是以常自知足而不爭何者無以為故不求不求故不爭也乃若所求所爭則有之不足故求之爭四

李士表云貪饕之人以恬惔為病寂寞為阨而不知平易為福有餘為害唯財迷禍慘于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世觀鐘鼓膠醴則喪亂道業觀膏粱充鑑則動

處而不自以為貪其爭其求則求其在我者也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棄則棄其在外者也夫有餘而棄不足而求廉貪之實非在外也又反而鑒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使勢為天子富有天下直外物耳以儻奇之物而以驕人戲人豈常度哉故寄其遠度而慮其反害于性命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堯舜不得辭而擁擁揖遜焉非故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可以得帝而不受非虛讓也不以事害己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是名而無黍矣然其有之也非以興名譽也雖人不自名而天下之名歸之有所興則非矣

無足曰亟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待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

[illegible]陽曰說劍[illegible]戰國策士[illegible]譚意趣澹[illegible]理道既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誠然誠然今但為釋其字義識其句章俟具眼者擇焉

雜篇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

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迺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開之以虛示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劍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

陳碧虛曰蓬頭謂不梳其頭故髮髮皆突然而上指垂冠束髮之冠低垂于会撮也曼胡纓麤而反文也衣短於后所以便事語難則平声讀言其辭根以重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誘其進也後之以發先之以至藝焉將擊其勢又服伏也設戲劍戲也敦劍治劍也如使虛斷匠之使鋒劍大也鍔劍

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覽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

刀也鐔劍口也鋏劍把也環食者三環而食也

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如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翁青賜曰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讀莊子熟者亦不能办此篇較盜跖說劒諸篇題勝辭旨明白無勞箋解

雜篇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

孫大授曰筆摠也緒言徵而不盡之言經子之所以謂將子之所為與子經畧一番春秋後論不順謂四時失序斉民者平等之民

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譆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心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

林希逸曰真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非其任而為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甚哉八疵四病宜其不免也

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士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

篤敘吉曰讓王盜跖漁父說劍无甚意義說者謂非莊子真經

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孔子愀然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

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動其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

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
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
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
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
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
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葦
閒顏回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
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
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

陳碧虛云非至人不能下人一句指漁父言彼非有大德不能服人下人不精則指自已而言湛于禮義有間矣言由也服禮義之教已久而猶未能變化氣質也

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illegible]信未辨度比在[illegible]言之讓已又[illegible]美者曰近[illegible]謨于孔子[illegible]則指[illegible]也

伉禮夫子猶有倨敖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人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

雜篇天下

唐荊川曰方術道術之局于一方也言天下之治道術者各為其所欲焉至敍列而敍之而總歸原于一

陸西星云此篇敍文之冒頭細玩則知方術之多道術之裂也而朴者散而為器矣

劉須溪曰攝之君子則莊譯以後仁義之世也

郭子玄曰此之理也以上說昔予自天人至君子總括古之道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

術盡矣下文知冀古今之異跡而道之以上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包括在中天下大亂以下說後心之方術一察皆只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流一偏之見以自喜

李士表云古人全處則一偏之士小小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々須古通用即美也自為方自為方術也悲夫以下皆傷嘆之辭以後各

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

述諸家之異

劉須溪曰道術所以倚當而益弊墨子特見其備世之急遂以為當所謂得一察焉以自好非可與人同也

王洪澤曰此道術主虐泊

陳詳道曰墨翟道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詞

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無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礼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礼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恐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

子雖能獨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夫道術無所不在而天下之人則各紐於所見於是流為方術之衆多以故不侈不靡不自藻飾以繩墨自矯使自有餘而一時之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道以澹泊為宗以儉嗇為寶於是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但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二子受用在此而受病亦在於此已過抑之也順慎古字通用非樂節用墨子書中篇名言墨子著書立教使人生無燕會而不歌死者裸葬而無服泛愛兼利而非鬭爭其為道也不怒其為學也尚同雖同矣而不同於先王毀古先王之所謂禮樂者而獨以儉約為事蓋自黃帝至於武王未始不用樂而墨子則曰生不歌自天子達于庶人未始不行喪禮而墨子則曰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故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故不愛己墨子之道如此故雖不必毀敗其道之非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已非人情不可近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合於聖人中正之道下順于天下平常之心今使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柰天下何其道不通於天下其去王道也遠矣王道也者平易近民者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

[illegible]性之边此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尽理之法也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为墨

呂吉甫曰各守所見則所在无过故放墨之中又相與別也巨子首去亦其所是以成其行者也

孫大授曰得其事蹟其其言詞方可擬之为斷案

王荊石曰勤劳

備述之意則是為之大過天下不堪其行則非將使後世爭者自苦以相進而已夫勤儉固雖為而墨子要為之眞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

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墨子稱道又自託於古之聖王曰昔者神禹湮洪水決江河通四夷九州皆親負託操耜斜率庶工雜治天下之川沐甚風櫛疾雨勤苦之甚至於腓無跋脛無毛禹大聖人也而勞形如此況其下者乎故其教意使後世之為墨者皆以裘褐為衣跂蹻為服跂與屐同蹻與屩同木屐曰屐麻纇曰屩日夜不休以此苦為極曰不如此非禹道也非禹之道曰不足以為墨而相里勤之弟子散出於五侯之門者與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各誦墨經而其議悖左倍又且其說各々不同故相謂之別墨別墨者謂已廼墨學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辦相訾觭偶不仵之辯相應相訾則相反相座則相合巨子上首弟子也為之尸以之為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言人人皆頊續其道脉至今不決々猶絕也夫墨子之道雖不同于先王之礼樂而却有同於聖人之勤苦但為之大過已之太甚故曰其意則是其行非也將使後之墨者以無跋無毛勤苦相進而已是乱之上也治之下也乱謂矯拂眞性雖然矯拂人性而天下却好之性往其學術求之惟恐弗得極其枯槁而不能舍墨子能以其教率天下而天下至今宗之不決其亦可謂豪傑之士也已故曰才士也夫蓋始若抑之而卒則

深乎
之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淂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

李士表云華山上下均平言平別宥万物不欲令相犯錯也強以其道腼令合調令和二子請淂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

林希逸曰古之道術虽有在于是太為人太多為己太少此二子所以不合于是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又不至于喬嶶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我又

淂活不以飢先為無益行處至是而止过此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闻道也
支道林曰前已结絕又引他說为証古文不拘之也

蓋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不累於俗不以世俗為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飾也

不苟謂無求於人不枝謂無害於衆常願天下安寧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白其心願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道以願已利人為事以願宋鈃尹文之徒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其冠象之廂以自表其接物也以別宥為本別宥者分別善惡嘉善而矜不能也語心之容謂形容此心之廣文則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調海内聏者和又言其薰然慈仁與物同春直使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有能䏐者請又置之以為主君是以見侮不辱以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時之戰上以說君下以說其民雖天下不取然強聒而不舍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當時物議亦有不足於二子者故引其言以証之雖是終是為人太多自為太簡今其言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以支一日足矣夫五升之飯師不淂飽弟子恒飢自奉亦甚薄矣將亦何求於世者而猶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豈又以此五升求活哉所以自見若此者將以惧天下救世之士淂志而驕矜自四者也

王元澤曰古之道術其[illegible]公不動於三子所說也然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天大地大道大而有所不去則知万物有所可有所不可異則不偏教則不至唯齊之以道則无遺矣
林希逸曰慎到棄知去己而緣於不得已泠者清其浊汰者去其擾古之人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為道二子以道为止於此蓋不知智與巳未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為首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巳曰緣不得巳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思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巳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前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巳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

始有物也。唐荊川曰：古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其風窢然，惡可而言，亦兄乎未始有是非，而知者不言之說。至于所為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不免於魭斷而已。范无隱曰：子虽非知道，槩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釐宋銒尹文非唯不知道，亦未嘗有聞也。

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太公而無黨平易而不私央然而无主趣物而不兩央然而无主者言若水之央東而東央西而西更無主宰也趣物者與物同趣不立人我故云不兩不顧不謀言不起知慮於物無擇而與之俱往盡道有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故曰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駢慎到之徒聞其風而悅之其學以齊萬物為首齊萬物者大小一如不起分別也其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能ヒ載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辨之言大地與道皆有所能有所不能乃物者亦道中之一物耳常無所可與所不可皆乎吾人則當

隨其材之所宜而用之則天下無棄物若選而擇之則天下
之物有不徧者矣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若物物各得其天不
性之良能不待於教若待教導而使之然則吾之教有所不
及者矣故則不至若與之同歸於道則道與物而未始有虧之
故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無不徧不至之患矣走破閭割之
學棄智慮去己私緣於不得已而用天下之物泠然汰然無
所選擇以為道理當如是而已曰知不知以下數句頗難解
細玩則正見棄智之意蓋天下自以分別為智而不知々識
之開混沌之鑿也一鑿則揚而渾沌死矣故人皆曰知而我
不以為知者何以故將薄夫知殆之後鑿而鄰於傷者也鄰
之言近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
之大聖謑髁縱脫皆無知無能之貌椎拍輐斷註云割截者
所用之物與物宛轉者言隨其材質而割斷之使各適於用
也彼舉世有是非而彼獨舍之舉世皆師智慮而彼獨棄之
舉世皆有軒輊而彼不知先後魏然而已矣魏然兀然不動
之貌而已矣者無他能也推而後行曳而往者不得已而後
動之意若風若雨若磨石之隧言其與物宛轉而無心也以
是之故得以此全于世而無非動靜自如而無罪何者無知
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之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
譽於人無譽於人則人亦不得以過情而毀之正乃所以自

唐荊川曰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為精趣時而已

李士表云雄白皆非尚勝自晷和尚勝自顯則殆知過分以殆其生故古人不隨所遇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全其性全其性全大後能及天下所以天下然後歸之於谿谷

全也故彼之言常曰至於若魚知之物而已矣烏用賢聖為哉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和淂焉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

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本謂道末謂器雖不相離然不容有

本末精粗之則故以本為精以末粗〻洗曰粗矣則不應有
積其有積者不足之心累之也故曰以有積為不足所以腥
人不積常使胸次洒〻一塵不掛淡然獨與神明居蓋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是以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
無有常無有即本也未始有始也主之以太乙太乙即有始
也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故此太乙在易則謂之太
極二氣五行萬事萬化皆從此生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故
以濡弱謙下為表焉表謂應事接物見之于外者道之用也
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者實即佛氏所謂實相蓋真空不空
故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若毀壞萬物則斷滅頑空而非所謂
道矣又引關尹之言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居即佛氏所謂注
心言己之心一無所往而形〻物〻莫非己心之所顯發此
便是無所住而生其心故其動也若水其靜也若鏡其應也
若響芴乎其若亡而無所得也寂乎其若清而無所淆也同
焉者得之而與之同其同也得焉者失之而不居其得也未
嘗先人也而常隨於人濡若謙下而不爭也又引老子之言
云
云

陸西星云敘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已承之卽孟子終篇之意

郭子玄云莊語猶法言巵言諭道之日聞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趣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重〻言不足喻而足有万言夫莊子之所依旨欲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万物故其言亦然

孫大授云莊叟自敘道術口任者事盡亡足得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上言關老聃下遂以自已承之

寂寞無形若清虛而無象也變

句三皇莫卻非他人誇誕者

化無常言往來而無住也以無相為宗以無往為行萬物一府生死同狀直與天地並而神明俱芒乎不知其何之忽乎不知其所適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當時西方具典未入中國而中國乃有此稀道術若合符節非叟是以聞其風而悅之著而為書其謬悠荒唐而無端崖莫非形容寂寞无形變化無常的道理謬悠言非遠也荒唐言曠大也無端崖言無終始也又時或放言自恣而不儻同于人然又不欲以觭自見觭與奇同謂獨見也見即老子自見自伐之意以天下為沈濁而不可與莊語天下之人沈溺五濁不可莊重之語道之故因之以曼衍眞之以重言廣之以寓言莊子之書不出三者所謂非已之罪也不信已之罪也其精神獨與天地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敖倪即傲睨之意與天地往來者窮其神知其化直與造化者相為游衍天地无棄物與道為体者亦無棄物故不傲睨不傲倪則與物為競淂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譴是非而與世俗同處將與斯世斯民相忘於大順大化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此者又其為書雖環瑋而連犿无傷也環瑋奇特之狀連犿相從之貌犿與獾同玉篇牲獾也言其書雖若驚世駭俗而却善体物情連環宛轉與物相從而不違是以雖環瑋不傷不傷即無嫌之義其辭上音抑揚縱奪參差不一而滑稽諔詭之中却有可深思而淂之、

褚伯秀曰前歷言道術此祇言多方則所謂方術

李士表曰惠施其辯之日甚見前列之不詳則其見不著然詳列之而不止則[illegible]動而不與[illegible]一去不同[illegible]氣令初列[illegible]而可否之[illegible]其事而可否之三列其盡

理此兩句說盡南華非莊叟自道不出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如云胸中若有物積又欲吐盡乃已將上與造化者游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此等見解常情未易窺測大抵不出乎老氏所謂道術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乙者主之以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主之以太乙故其於宗也調適而上遂上遂謂達本反始調適者調御閑適旅於自然欲為而為之以不為也林鬳齋只為本宗二字認行不真以性命之旨殊覺茫昧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天下之治方術者類皆聞古人之風以自娛各成一家之言而惠施之學全无師授不過騰辯博以以與天下相持故曰惠施多方則未免誇其閒辯者著書雖滿五車而其道舛駁其言不中當於理者或寡矣歷之[illegible]舉起辯物之意如云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

斷案□以□勒
一一皆成法也

無內謂之小一今人但知一耳而不知其有大一有小一此便是他強亂之辭又云無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千里無厚是指毬於形色之長者至微至細木不可積若形形色色積而充滿天地則光厚者亦滿天地何嘗千里又孰謂無厚者不可積耶天尊地卑其位定矣而天道下濟是天亦可以言卑也故天與地卑山高澤深其象陳矣而山上有澤則山不得名之為高也故曰山與澤平日方中矣若睨而視之則中者亦可謂之睨方物方生矣而絕後再甦則生者亦可謂之死夫下有大同與有小同與大同而與小同異者謂之小同異言非是大同異于小同卻是小同異於大同也故謂之小同異万物畢同畢異者然後謂之大同異大同異謂一氣混淪為之分為四時以司化權而萬物於中生長收藏畢同畢異小同異謂如梅先而李後草夭而木喬惠子之說亦自有理但支離纏繞你說如此他說如彼畢竟如彼之理不出如此之中但要伸己之強以與天下特耳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為

趙以夫曰自惠施多方以下與列載公孫龍逈魏王之語絕相類解者妄屬意說范无隱出其門人學論此云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天地東南匯為巨浸溢浩渺

不知其窮故人皆知南方之無窮而不知既謂方則有于

有形會有涯際又地不足於東南不足非窮乎今日適越者

啓行雖在今日而昔者已有適越之心若以神用而不以形

用是不謂今日適越而昔至乎連環者兩環相連本不可離

然但能相連而不能相合不相合則謂之解可也故曰連環

可解誰為天下之中央越之南燕之北是也夫南北本不可

以言中而天無定體中無定在如中庭月明各分此隣燕越

雖居南北之端而越不見燕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之方

中故越之南燕之國皆乎以為天下之中央此句却是以強

詞傍理而勝之洸洋萬物天地一體也此句却好惠施以此

為大觀於天下觀字作去声

讀亦也易曰大觀在上也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

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

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闕[illegible]騖不中之
言無用詳為豈
然九莊生之所
逮覺特參[illegible]會
骨[illegible]以[illegible]為近
于郎惠施之言
亦有似焉者也
劉辰翁所謂唯
愛之故病之而
不知者以為疾
也毀人以自全
也非莊子也

有不行不止之時犬羊皆人所命之名未有此名之先呼犬為羊犬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為羊卵胎亦人所立之名未立此名之謂胎為卵馬亦未嘗不生也故曰馬有卵丁子者蟆也蟆无尾而科斗有尾壯則落尾而為蟆故丁子有尾火不熱寒熱皆人所立之名人謂火為熱而火豈自知其熱乎故曰火不熱山不出口而容谷何以傳聲故曰山出口輪所蹍地而脫輾則不能行故曰輪不轉地目能視物而不能以自視手能指物而不能以自指故自不視指不至而手目之伎倆容有窮絕之時使其俱視俱至則不至窮絕矣故曰至不絕龜短於蛇而龜率其龜之性則其長亦與蛇同故曰龜長於蛇短以為方而龜之体不方故言方則不淂謂之短言矩則不得謂之方規圓亦然故曰短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枘者枘形圓而鑿形方今木工但謂鑿物為鑿耳不知圓枘亦可以鑿名乎故曰鑿不圍枘鳥飛于天景落于地得可謂之鳥動而不可謂之景動何者形也者有待而能著也無鳥則无景景能自動乎故曰飛鳥之景未嘗動天矢淂於弦則行中於鵠則止无有不行不止者然使不至其地則不淂謂之行不貫於的則不得謂之止是鏃矢雖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矣凡此皆於言語名相間橫生種種聰明意見以求異于人惠子一生搬弄精魂只在於

此論可惜乱

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一物可以兩名乎故言犬則犬而已又豈得復以狗名乎故曰狗非犬黃馬驪牛三兼形與色而合之巨也馬牛者形也驪黃者色也□附於休則一者中析而為二是故有驪馬也黃馬也□合驪黃馬也驪牛也黃牛也又有驪黃牛也白狗黑亦□□□一物而三形者實也色也虛也虛實相乘其理如此く□諸家不知何解孤狗未嘗有母何以故馬之有□□□九母者曰孤言狗則不得稱孤矣言孤則不得復矣今曰孤駒是駒未嘗有母矣豈理乎夫一尺之棰日

林希逸曰南方有寄〻与此一證左章
陸西星曰莊子極詆惠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橫者可見矣編末

取其半則萬世用之而以不竭不盡用者之能善其用也權臕衣之杵也比方謂之睞梩謠裡有毀用若日取其半而更用之則世世常久可以無損壞之虞以況惠施之辨不全用十分道理但略傍些須是以任他左右躲閃轉換不窮而當時辯者如桓團公孫龍之徒以此之故日與惠施相應終身不窮使其全困道理則一道理爲其辯使窮安有許多強辨惟其不然是以只見終身嘵嘵聒聒徒能飾人之心徒為便者之囿而已辯囿言叢天下之辯而不能解也夫惠施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辯特特怨作特謂相特而不下不下則競為諔詭怪異之說以相勝歷舉其說大抵如此故曰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譚自以為最賢他人未及賢也觀其言曰天地其壯乎施言我之辯天地為我增氣造物者為我擊節其自負如此是蓋存雄而無術者也夫守雄者道也存雄者非道也故曰無術無術則去道遠矣

南方有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

敘道術先天人神人至人次及聖人君子後世道術裂而後有諸家之異卒至及惠施方術下夫莊子自列于老聃之後固未嘗敢以上擬六經也讀至此益後更有餘篇訖

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下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畸人異人也黃繚之問亦豪遂矣惠子遽不辭而答不思而對者自雄其辯才智慧之过人也既又徧為之說說而分他之而不已猶以為不足也而益之以恠益之以恠是他躲閃出脫以欺人耳目之所不及大抵反人以為實勝人以為名是以其說雖長而些衆不協故曰不適夫有德者必有言而惠子之能言未必其有德也徒些物相競而已故曰弱於德而強於物如是則其於道也亦終幽昧暗塞而不能以自明故曰其塗隩矣室西北為漏西南為奧故以為深昧不明之喻夫由天地廣大易簡之道而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曰蒙蒙於草芥之下何補於物何益於世充一蚉一虻之類而進之雖大寧幾尚可許之以是而曰愈於貴道者豈不殆哉焉貴道之人自以多言數窮為戒所以

知者不言々者不知功者不善々者不功惠子不能以此道寧一其心志緘默其言辭以求進於太上忘言之域而獨以其精神敝于万物而不厭其煩卒以善功自以其名惜夫有如是之才而不能善用騁蕩而不得於心逐物而不反其本將欲止天下之功欲言愈煩而功愈起是猶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五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叅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列子

天瑞篇

子列子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年饑將嫁於衛。自家而出謂之嫁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

余有丁曰總是陰陽化生之妙文勢鼓舞亦不肯直

劉純仁曰乃能生其生化其化

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万物是也亦指化无化无生故常生常化无時者即常字也

字賛曰不曰无窮名无究迹只下一謂字自是奇特

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瞀人列子之女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其言也有生（今塊然之形也）不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有化（今存亡变汝也）不化（化物而不自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生故曰不死）是謂玄牝（處甲而不可測名故謂之玄牝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

焦竑曰莊子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也者其言自始此書又作做四箇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

吳鼎曰變而為一者氣变而後有太極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五各故曰一变而為上阳陰二与五行共為七也少阴老阴之數八与大少阳老阴之數七与九此所謂九者

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贍群生而不遺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貟剛柔靜躁沉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迺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

即乾數之極也九者復變而為一蓋言物極則變也与宋儒不甚相遠

王世貞曰有生有形有声有色有味指天地間万物言也生生形形声声色色味味造化也

汪道坤曰此段大意只謂雖天地亦不能盡造化之用而況人物乎是十分正當之論

蘇濬曰此段与易理化生不甚背且文氣鼓舞戰主也无為造化也此下物

地中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能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

又自奇特得来

陸西星曰生之者未嘗終形形之者未嘗有此獨見之言自非奇怪幻冥之説理本如此

唐荊川曰此处便帰到理上

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盈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迁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矣皆然為之職也至无者故能為万变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長能短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論道曰夫道語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声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嚮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淂名而此無名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变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則理既無生亦無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遭形則不能不养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悟之徒非理之実當也種有機先聞变化種數凢有機係然後明之於下若鼃事見墨子得水為㡭

李九我曰胥皆也言物皆化也此以下皆言生生化化之意

音計謂水上之氣相繼而生也 得水土之際則為䵷蠙 物根在水土之際布在水土中就水上視之不見鈔之可得如張縣在水中矣楚人謂之䵷蠙之衣 之衣 衣猶覆蓋 生於陵屯 陵屯高絜處也 則為陵舄 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著也 陵舄得爵栖則為烏足 此合而相生也 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 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為蠐螬之本其末散化為蝴蝶也 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 脫謂剝皮也 其名曰鴝掇 蟲名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 鴝掇千日 千日而死 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 沫猶惜準生起 斯彌為介醯 若酒上蠛蠓也下同 頤輅 上恰一路 介醯黃軦生乎九猷 九當作久 猷蟲名也 九猷生乎瞀芮 小蟲也 瞀芮生乎腐蠸 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肝化為地皋馬血之為轉鄰 作燐皆鬼火也淮南子云血為燐也音吝 也 人血之為野火也 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 鴝之為鶉鶉之為布谷布谷久

李廷机曰有思幽之国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鶂之類也

陳碧虛云此從繼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蛇蠹獸之類言其變化无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生死窮已也

復為鷂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羭之為猨也羭牝羊也魚卵之為蟲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亶音蟬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穉蜂細腰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高辛氏之妃名姜嫄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己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堯佐踰周祖也伊尹生乎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厥昭生乎濕此因蒸溼而生醯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乎不筍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因於林藪而生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方形方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机机者群

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无靡不由之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修短則与我殊矣會歸于終理固无差也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畫忘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大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迁易無時蹔停四者盖齊大較而言者也嬰孩也少壯也

丘葵山曰進當為盡此書盡字側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去則聚者以形實為始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實為終故倏相与為終始而理實无終无始者也

表[illegible]曰血氣[illegible]既衰昭[illegible]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洪邁曰杜詩所謂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此章之意

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氣血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慮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大山見榮啓期行乎郕（音成魯邑名）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

林希逸曰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无利欲二者不存於胸中則百年之寿不期而自獲也

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
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后田中棄穀拾之也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
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
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
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
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
類笑曰吾之所以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
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子
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
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

李廷機曰樂天知命大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思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

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昔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人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音曠墓穴也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壤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為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死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之不樂生而惡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德者淂也

林齋虛曰修身慎行常懷兢惧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无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休息寢人之

徼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哉則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鐘賢世鐘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于弱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而去之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及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子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

姚寛曰物之有損有盈有成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喬死生之往来循环相接而不已無間隙之可省見川閲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閲人以成世人冉冉以行暮人何世而不新世何人而能故正是此意

磯而後有舜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乱乃至虧喪周殘方欲鼓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粥熊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二十二篇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為体躰隨化而迁化不覺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变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握其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变化可逃不亦悲乎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来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麁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况妙於此者乎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亾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

胡時化曰此二人一以天敗為憂一以天全為喜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

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何所不勝蓋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積氣之有光耀者也）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四字皆踐蹈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渾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體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

者識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来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卽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生非汝有是天之委蛻也氣自委結而蟬蛻耳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天中來非知而為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之國氏大富

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道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以智反延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音熙哀痛之声）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凡事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亡其心何往而有怨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

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物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刑况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耶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耶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无私者是則公名滅矣今若乃以犯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于理未理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為非盜忘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譴之非能去而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者也

支道林曰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夫应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許慈元曰亦不必便有此国明

黃帝篇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本文作安色色奸黣音每諸書無此字昏然。五情爽惑。役心智未足以恭形性命祇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憂耳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奸黣。昏然五情爽惑。用德明未足以致治祇足以乱神也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恭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款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

至理之只如此耳

唐荊川曰理无生死故無所乐惡理无愛憎故无所親踈理无逆順故无所利害也

陳碧虛曰此皆未有此事特設言耳

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illegible]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音斵撻打也）無傷痛指擿（音倜搔也）無痟癢（周礼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物能逆也）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音鷄漢書云太山稽黃帝師也○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

李九我曰既不食五谷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綽約之貌不異于物耳

支道林曰大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若子曰以道位天下者其鬼不神

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可以情告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貳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州（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疑叔故稱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蓋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恭而不哀也）不偎（愛也）不愛（不偎不愛謂或隱或見山海經日北海之隅其水人居偎愛隱偎也字林而偎彷彿見不審者也）仙聖為之臣（仙壽考之跡聖治世之名）不畏不怒原愨為之使（畏威也告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得其分因以寄雅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愆本文作蹇去言反○愆蹇之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若（若順也）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令然善旬五日而後反盖神人御寇稱之也）尹

支道林曰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无矜吝于胸懷內外如一不猶喻於已而不㬎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

士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音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音墜怨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曩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实懷利害而不敢言此愚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念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无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无是非任口之理

表了九曰心既无念口既无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能任適容宗為世律渠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无念為念无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无為而无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內外盡矣

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此有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去声下同縱故也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與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與亦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夫眼耳鼻口各有於司令神凝形釋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賴鼻口故六臟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办也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明骨不能相容一礼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不空者實

王敬菴曰莊子達生篇亦有此語此是其一宗學問相傳之語却是一件大條貫

胡時化曰不深度謂只在面前至淺近而人不見也无端无始也度法紀統也言此即目前之法而却不知所始也藏隱而不知也知天子以我為隱也萬物之終始物之所

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閡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実也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何笑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語之□高致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魚語女音汝。魚當作吾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至昆虫皆形声之物以形貌相見則無殊絕者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何秀曰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何秀曰同是形色之一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則易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尋形散欲窮其終始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並遊豈得無終始之所乎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道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無閡

……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illegible]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illegible]當[illegible]也。猶[illegible]

[illegible]伯昏無人射[illegible]盈

[illegible]天[illegible]聖人藏於天

[illegible]不[illegible]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illegible]

[illegible]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illegible]

[illegible]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illegible]

[illegible]其神全[illegible]

造化曰造化也

邵寶曰此借粗以明至理之又然也

然後道於群生焉夫若是者其天守全神無卻卻昏絃閙也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遻音許遇也物而不慴遇而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而況得全於天乎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不開性分之外故曰藏也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盡泫窮鏑措杯水其肘上手停審故杯水不傾發之鏑矢復沓矢去也箭鏑去復往沓方矢復寓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時言敏疌之矧也當是時也猶象木偶人形曰象人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當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

真德秀曰神氣不變者蓋德充于內則神滿于外故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澹然自得也

垂（謂足二分心垂王外）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揮斥放縱也）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至矣豈唯射乎）范子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肥薄也）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介用副也稱也）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坰之郊野外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於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亡者存存者亡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潛於牖北聽

之因假糧荷畚（音本 蕢籠也）之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遼也 廣也）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楊越之間凡人相輕侮以為眲 無知謂之眲眲耳目不相信也）之既而狎侮欺詒攩（攩音擋 打也）㧙挨（推也）抌（抌遶 拒也）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音单 盡也）憊（疲也）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本作飛鳥）揚（猶颺物 從風也）於地骫骨無碼（音毀）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水曲也）曰彼中有寶珠泳（潛行水中也）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昉始也）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

意頗同前

取綿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如此試與子言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試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辱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

支道林曰至誠之人可以感物動天地不止履危險入水火大是名言

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姓毛名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之怒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

此篇辭語多類莊子

呂黙曰見操舟之可斈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

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虛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役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謖起也何秀曰能鶩役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譩譩音衣與譩同嘆聲也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忘則無矜畏之心廼若夫役人之未嘗見

至其實今且為汝之說也

丞當溺也

蹈水之道如此

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故謂之舍）惡往而不暇（所遇皆開暇也）以瓦摳（摳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亦曰藏摳）者巧以鉤（鉤銅為之）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惛音昏迷惛也）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唯忘內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為蹈）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亾吾無

支道林曰纍三丸而不墜用手之停當也故永調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所失任錙銖言所失之小心

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爲汩（古忽反涌波也洄伏而涌出者汩也）偕出（齎汩者水迴入湧出之貌）從水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隨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有痀僂（音縷痀僂背曲疾也）者承蜩猶掇（拾也）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音九謂累丸於竿頭也）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橛株駒（橛本或作橛株駒亦枯樹木也）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遺彼故得此也）孔

支道林曰逢
大也謂大被之
衣儒服寛而長
大修治也言修
汝所用仁義之
術反于自然之
道然後可載此
言于身上也心
動于內形動于
外鷗鳥就覺人
理豈可詐也

此都不覺有石
火何物而能閔

子顔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而後載言其上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上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言為都安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為形以獲蜩海童任和心而漚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大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乎心慮專一循然外不駭物兆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敵利害而忘情忘兼消然輕舉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論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在下曰藉草不剪曰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

王世貞曰此言因心以刳心因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明乎至理與用心之所体忘言之則有餘暇著矣

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謂宿留而視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者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之未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不能而強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亦何所不能。俯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暫顯。躰中之絕妙處）有神巫（男曰覡女曰巫。顏師古曰。巫覡亦通用）自齊來處於鄭。命

楊維禎曰此言實與文無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而無雄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

黃震曰要識謂之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

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福禍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丘子曰吾與汝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故使人得而相汝與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數旬矣吾見怪焉濕灰焉氣如濕灰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塊然若土也罪乎不誫不止罪或作萌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則至人無感之時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德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

也淵嘿

王道坤曰此九水名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離波流九变治也紛紜若落其樞者常澹然自得

生遇殺也有瘳矣灰然灰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無淂故謂之杜權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乞外
乎名實不入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為棄物而機發於踵攪發不旋踵此為杜
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有善於彼彼遲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或無坐字大抵無進不平
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齊也吾無淂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
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
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鯢大魚也桓盤桓也潘洄流也此言魚盤桓其水蟠洄而成深
泉流水之潘為淵濫水湧出也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音軌水泉
從旁流水也水之潘為淵雝音擁河出決出出還復入也水之潘為淵汧音牽水之流行

泊　焉之也

也水之潘為淵肥（水所出異為肥也）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
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
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
未始出吾宗（雖進退同群而不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猗移（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
誰何因以為茅靡（隨伏也）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變化頹靡世事波流則相若無所用其心自成之意者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
食豨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親（無適無莫也）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
立紛然而封戎（真不散也）壹以是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遇伯昏瞀
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
而五漿先饋（饋餉食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

湯賓尹曰權輕利薄可无以求于人而皆敬巳是高下大小无所失者

駱日升曰廢置也曾无善言以當藥名乎

誠不觧（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諜成光（舉動便辟成光）以外鎮人心（外以矜嚴服物內実
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諜成光故也）而整其所（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所貨者羹介所利者盈餘而已）其為利
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乎國而智盡
於事（所以不敢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則貨輕者
望利薄任重者背功多）伯昏瞀人曰善哉乎（汝知驚此者是善难察者也）汝處已人將
保汝矣（汝若默然不自顯惧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惧苟知此義所在見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
外之屨滿矣（歸之果衆）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本作儐導也）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徒跣而走暨乎門
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

李廷机曰老子之嘆、共不可告弟子之言謂其存之物着遊而無所執一各一樣机軸

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背理而感物求物不可不得）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任情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无求乃不相求）而焉用之感哉（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感豫出異（先物施惠、不因彼豫出而異者）且必有感也搖也與汝游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為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游而未能去其矜誇故曰不可教者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脫屨戶外膝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何所居處而誇張若此）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不與

吳默曰柔可常勝強則不勝此老子之論
穆文熙曰自古以柔為先[illegible]者視彼屈己若之人則[illegible]以我先之為與善以此為治則久存強

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客舍家也公執席妻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不常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所勝在己下者耳柔先出於己者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遇敵必危之也先出於己者亡所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

於我者及與我子我及不勝則危殆矣故曰柔不已若者至于若己則殆矣以柔為尚者視世之人皆出于己之先而我常居其后在我者常弱常无較則何所危殆乎故曰先出于己者无所殆矣

陳碧虛曰此一段言黄虞以前之人在德而不

勝不任而自任也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同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

左明

又曰此一段言黃帝以后之人在相而不在德

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大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師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為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群行則有列下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攜管則鳴群大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竝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

叟約曰此言籠絡之術不可以

東方知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達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龍甲（蟒之宗青綠毛羽之長遠濡動皆鳴呼相聞各有語處該相制蚑飛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声無有音律是御無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隅）大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有足曰蟲無足曰蛾）言無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养狙公也）公者（好养猿猴者同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訓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芧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

此言勇力不足尚而惠盎足尚也。

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渻音紀名渻或作消子為周宣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至全者貌不似血氣之類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也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惠盎惠盎惠施之族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

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勝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盎惠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周穆王

蘇濬曰此假說有此人

黃震曰娥媌妖好也靡曼柔弱也

周穆王（名滿昭王子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且又感人之慮（能使人輡忽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蛄臭也）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迺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赭音者赤色）堊（堊音惡白土也）之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礼大府掌九貢九賦之貨賄王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也）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名在京兆）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珥音餌瑱也冕上垂玉以塞耳）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

愛約曰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史記傳紀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支道林曰假說目不能視耳不能聞意迷精喪以起下神游

芷若香草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日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焉，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袪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蘇樵也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以易人之慮王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移推由也王若殞

胡時化曰憑上所居所游

焦竑曰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不允問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

李廷機曰此咸至君之言故鼓遊入極有放浪形骸之外意

虛焉殞墜也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移之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恒常存也疑蹔亡彼之與此俱非真物意其常存疑其蹔亡者心之惑也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騧古騮字華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渠史記曰造父為穆王得驊騮赤驥白儀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畧同主車則造父為御𦬍音泰𦬊音兩為右淮南子云鉗且泰丙之御也除轡御棄鞭策高誘云皆古之得道善銜也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盜驪即荀子之纖離者也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

山海經曰流沙之濱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大山名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

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濵于昭宮

支道林曰造物者非有心自然之妙耳

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湩乳也以巳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百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悳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為登假焉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

王世貞曰假物而為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

夫人深思一時猶得其道况不思而自得者乎

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粗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

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曰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者耳）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變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睢人容用而不顯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

著修之失𠬝則跡顯而変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鐘序畱水亙用物蒸爍則飛鍊雲沙以成氷推此類乎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狀則陶鑄群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積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顛眄則飛走易形蓋之末者也

為作也 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 二曰噩夢。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 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 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 六曰懼夢。因恐懼而夢 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

胡將化曰此以上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因情起念理自然也以下言真人无夢

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裡無妄然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至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忘。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寢

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籍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呻吟下同）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也）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羊也）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

王世貞曰此亦明覺夢不異若榮各適一方則役夫勤于晝而逸于夜尹氏榮于晝而辱于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誇也

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啽音 詣）呻吟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若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御音訝迎也）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池也）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

此言惟聖人爲能辨覺夢也

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 士師曰若初眞得鹿今據有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

倪思曰按此理亦當是賜之所惠而顏紀顏回者欲寄妙賞于大賢耳

聞歌等句正是迷罔之疾

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所攻已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生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右左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廼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月令白其臭朽）常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

丘濬曰文氣頓挫以非常品

景坤曰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

若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寡相傾以成辨爭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者同行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

瞿景淳曰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王世貞曰回不言欲宣尚調改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

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攏曰此若先人之家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詒紿音待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欷歔者也

仲尼篇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

王蒙曰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耳夫其道則無益于理也

吳高曰此以為憂者將謂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

宗坤曰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

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實其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于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以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

知天下之知而民无心者也

回賜之高下于此可見

蘇濬曰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察亦無所用察用之餘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幾應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宜絕而後寂者固泊然而不動耳

寢不食以至骨立。叅悟思道忘眠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孔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耳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形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

又曰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迹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

唐荊川曰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羲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立務之迹

許蕉元曰此非當識所及故以

來干我者我又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肢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大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以名焉大宰官名）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大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智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大宰大駭曰然則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大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

为欺罔也

圣心不自圣亦知此

陳碧虚曰辨而不能訥必斷忘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慈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非和光之義此皆滞于一方也

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于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于丘也猶務莊）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弗許也（四子各有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貳疑也）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者日數而不及（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辨無不聞（師徒相与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察也）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一南郭子有敵不疑

李九我曰此行也不復問人之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許之也

朱之蕃曰出見其尸居則自同上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

胡時化曰大抵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不滯色口不釋言心不用知內外寔則形無震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欺魄土人也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衎衎然專直而往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窮理躰極故言意兼忘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子列子

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獨然即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无所不言无所不言也

李九我曰眄笑竝坐似若係此升降之精矣蓋人人之心塵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為應此定于一方哉

學也。上章云列子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顔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坐。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内進（進音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

錢福曰人雖七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員足方取像二儀鼻隆口竅比像山谷肥肉連於東岳脉屬于川　溫煖同于炎火氣息不異風雨內視諸色雖有一物不備若能仰觀俯察復于朝野太后備所見

與人同與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彼之与我與化俱徃務外游不如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辭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首也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句者誰列子之言游也末問游之以至故重叙也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故能遇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

唐荊川曰夫人所以愛制于物者以志有羨慾

陶望齡曰志有美惡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爲一貫其視万物豈竟有無之異哉故天子所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神也

如豕無生不齊則視偶爲物皆無好惡貧賤視吾如人總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視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爲一凡此衆疾爵賞不能規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忘常也由生而忘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忘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

支道林曰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窮其死也此聖人之道者也

陳碧虛曰役志求全貴身賤物崇實就利務內役外錯之于死蓋由生不幸也

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湯子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犇佚音奔逸僵仆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與人理亦然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心斗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究極之擊莫不傾盡故物之弊又先始於盈溢然後之于虧缺矣窮上反下極盛又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躰之所觸順心之所適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至者則不反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者奚若世所謂相朝調為舞弄也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鄧析謂伯豐伯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

此正言養々之義

此正見齊魯多巧之人

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為之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喻彼為大豕，自以為執政者也。長幼群聚而為牢藉庖廚之物，奚異大豕之異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任說而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机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公儀、堂谿，氏也，皆周賢士。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弱也。宣王心惑而疑

唐荊川曰以至柔之道御物匕無与對故其功不顯

施仁曰古人有言曰善觀察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

吕黙曰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下伐洋中山以邑

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于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為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故學眡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猶王功玄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竟丁於故能致絹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

陳碧虛曰：按給而不中，言才辨而不合理；行而無家，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好怪而妄言，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虛誕其辭。

其力者乎。矜誇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遊，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后，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才辨而不合理也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韓檀人，姓名。其習其業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孔穿，孔子之孫。詒，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箭著棚，後箭伏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

支遁林曰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強弩之末勢不穿魯縞者也

陸西星曰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又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不斷故髮雖細而得任重物勢至均故也

范無隱曰此申前段之意

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綦國之竹晉均曰衛之范多竹篠）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睫本作䀹目瞬也）。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戲子輿）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亾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感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此義不詳）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無指故無[illegible]）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既物不盡而心更常）

郤子玄云𫝊疾色之亦以忿牟之辭故密叱鄒之慢言也

陸西星云大抵道治于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堯不意在物上物不意在堯下

李廷机曰蒸民也夫能使万物咸得其極者莫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割物之性豈順矣

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為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也不絕絕則由於不等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非語如何可改而猶不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于郤不可解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言尔之言無異于鳴而皆謂其有條貫者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孫牟黙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諭故遜辭告退也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廼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

之道哉

蘇濬曰順之而動故若水也应而不藏故若鏡也應而不唱故若響也

陳碧虛曰后世又復以今世為

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歲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湯問篇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

古無則古今如一循環矣設令后人謂今亦先物則不可矣

林疑獨曰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所謂無无極無无極乃真極真盡矣

唐荊川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

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无極。無盡之中復無无盡。無極復無无極。無盡復無无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无極無盡復無无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盡有極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

謂之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日本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之鈆北祝栗謂之四極

呂吉甫曰乾坤含化陽〻無極無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于一生不止于一形故不窮也

鄧子玄曰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及形体蜚蛾也女媧神人故能鍊五色之精以和陰陽使[illegible]

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氣數故信其心智所及知而不有知所知之有極者乎膚識也識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上也之於達人雖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閡滚淂物外之寄形若夫拘情憲于有方之境循局步于六合〻之間首將謂寫載於三墳五典歸藏窮于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而細之無垠天地為一宅萬物為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內之至言以豁心智之所滯㧞無外之宏以開視聽之所閡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求汝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劉所儒案皆斤大方豈真好奇尚異而徒為誇大哉悲夫蒲周既濩識於世論吾子亦從以何免之哉。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

□□□不及以□□顧指備也

陳碧虛曰歸墟其無底者蓋冢深之極耳上句云云所極限有不可盡究使無底亦無所閡

林伷曰史記云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仙在渤海中蓋常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

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毒病也訴之於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与偶同使巨鼇十

素色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

五鼇首而戴之迭為三番音翻更代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國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于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憑大也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譙譙短人同名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諍人人長九尺荊之南有冥靈本名也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糞上之芝也朝生暮死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謂蠛蠓蚊蚋也二小飛虫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

[illegible]耕道曰此段下於莊子逍遙篇

支遁林曰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堅豈真空言譎怪以駭一世盖明天有此物以遺洗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前暗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

陳碧虛曰以有形滯于神明之

之北莊子云窮髮有溟海水黑色謂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之長稱焉其名為鯤鯤鯨魚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字書云麼水也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在詣反目際也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觥俞師曠方夜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侵然內照而已不假乎耳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碧樹而東生實冊而味酸食

境光萬山未足踰其巨，以有声浩于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踰其大也。

林希逸曰：憑上湯問巨細脩短之說。

其皮汗已憤厥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鸜鵒不踰濟，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也。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性鈞全足不顧相易也豈智所能能辨哉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音本籠也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

…勞也跳音凋躍也

唐荊川曰大抵人期功于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笑于當年者在身后而長悲此故俗此之常心一齿之恒情也至于大人以天地為一朝

孀妻有遺男始齓（男女七歲或毀齒毀齒之齓）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明之智者未必非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窮其理而服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至心也）命夸蛾氏二子（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神力者也）負二山一厝朔東一措擁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

竟代為賢良心焦杯以造事先心而為功在我之而居度任身之與狂兼不免於殊別只知其先舌頭出山之路與羣異之派之以曲渾曲之習途一比之惑悠之之從可不察歟

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夭壽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自此以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游絕限之外者非用心之逮故寄言迷謬也）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

札厲疫死也

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喬高曲也又云三山襲陟郭璞云重隴也山之重壟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擔重直為反甔甀甀尾謂尾缾也）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水下（山下水流曰呼）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息也）阜（盛也）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憮然自居，不進酒肉不

管一德曰隰明之知極于齊国豈知彼国之巨備故管仲駭之也

蘇濬曰夫方士所資自然而能故吾越之用舟燕朔之東馬得之手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

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發廷輩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組物之阜禮儀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吒則徒卒百萬肆疑作宅視撝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亦奚羨於彼而棄魯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荼佴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恋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祝者斷絕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恐憑髮而裸裸謂不以衣蔽之也九國之人鞨鞨音末方信俗人帕頭是也帕頭操頭也帕又作鞨又作拺巾而裹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士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

注沭水者
沭潛蜷蟄魚在
東大額相似如一
孝之於水不學
之于禹也

此小兒之亦日

林希逸曰瑩甚
微脆而至不絕

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去聲本作詼）人之國其親戚死㱙（音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假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涼微）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智乎均天下之至理也

者至少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

王世貞曰此借釣弋以起下治國之言

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詹何楚人以善釣聞于國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鈎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

焦竑曰二子易心秉其本識故故各異耳各扁於同耳

之所疾自外而肝腑臟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剖心易慮反其為同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對上迷死三日言二人辭歸二人公扈齊嬰也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止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柱指鉤絃三年不成章師文鄭国樂師〻襄亦古之善琴也也按指調弦三年不

茅贊曰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云從西北起再奏

能成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鈎曲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遺弦聲然後能盡聲弦之用也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得其琴之章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得秋氣故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冱得冬氣故凝陰水凍及凍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故緣煩變四時可知且欲并言其所感之妙耳將終將終者彈琴非絲之將終也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

之大風至而雨
瀆之三奏之裂
棟幕破俎豆飛
簡滛左右皆奔
走平公恐大晉
国大旱赤地三
年

陸西星云六国
時有雍門子名
周善今又善哭
以曼哭于孟尝
君

角鄒衍之吹律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也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鄒子吹律煖之而禾黍滋也巳亾以加之彼將援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並秦国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即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国善歌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音戈雍音邕地名杜預曰齊城門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哭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伯牙善鼓

王逵機曰中道有國獻晉上考無處之人也

琴。鍾子牙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登山。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闇合與已無異吾亦何逃聲哉。逃藏也鍾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日入之所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偃師。穆王薦之。薦當作進也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

鎮猶搖頭也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陳詳道曰生皆以机關相使去其机關之主則不能相制衛於如人有五臟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肢也

爭九我曰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廢其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吾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滑音骨釐音梨翟弟子也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甘蝇古之時射者

許應元曰力字頗精叙亦皆同典下章皆寓言然是魏晉晚近之文也

姚寬曰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

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后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机之）二年之后雖錐末倒而皆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后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后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

楊維禎曰箕裘皆須柔屈三接而后成器爲弓治者調節角和金鉄亦然故學者又先攻其所易然后能成其所難也

瞿景淳曰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與之齊整在乎轡銜之際諭人君得民心則國

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爲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泰豆氏見諸雜書記）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礼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行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輯音集說文云輯車與也）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而外合於民志

安矣

描畫善御体

王世貞曰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无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忘休不閑故也心忘休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旁盡其妙非但施之于身乃可行之于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甲調之有道不患

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歷道致遠而氣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鸞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暱嫌私恨）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常膽氣而体羸虛不能學兵器也）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悍志絕眾力敵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上音芒下音諤）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

其劉故輪外不待无用之轍跡外不外无用之地不可謂然也

丹猶雛鷇也（鷇音寇生而須哺曰鷇自食曰鶵）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公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夜）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

此言三劍不同知此

支道林曰以其可執可見故言其下者

唐荆川曰錕鋙之劍也河圖曰瀛洲多積石名

三寶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又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受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輒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音益喉上也）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体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木及鼠取其皮毛為布名曰火浣）其劍長尺有咫（音止八寸曰咫）練鋼赤刃切玉如泥焉

昆吾可為劍尸子云昆吾之劍可切玉

焦竑曰命者凶吉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則已然

陳君虞曰吳太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而耕後封于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吾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刃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一物無虛妄者

力命篇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回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女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

又曰此言万物皆有命則智力无施

又曰衣短褐食粢糲言其貧衣文錦食粱肉言其富

壽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音麗 屋棟）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

楊用修曰。古有設問。此為箴餘。研意頗善。声輕氣腴。較輸韓柳讓其先。驅莊歟老歟。焉比偶之者。其清虛失其趣

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

呂吉甫曰。厚薄之異。此自然而然。非人事之能為也

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于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

莪音戎菽音叔尔雅云戎菽謂之荏菽即胡豆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鄭玄云即大豆也

參活機曰末一取結只在三個子上幹旋精神幾倍

音告魯曰子糾兄弟勿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

北宫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開理而服）北宫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温進莪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篳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自得貌）如此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宫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悟易怛也哉管夷吾鮑叔牙（並潁川人也）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僖公母弟夷仲生二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於太子）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次弟）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小白糾之次弟）既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齊無君二公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

仲仇也請將而甘心撻之不然齊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

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仇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又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于堂阜而脫其桎梏于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齊之世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吾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陸西星曰萬乎交誼鮑叔有焉所以世稱管鮑之交至今不替也

胡時化曰言病之甚不可伏啼而不言也

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能善能用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仇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絜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瑕錄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又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

林希逸曰愧其道之不及圣矜其民之不逮已故能无棄人也

鄧子玄曰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也与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刀云子產殺鄧析然左傳昭公二十年子

民而不能納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愧不憂下之離散其不若皇帝而哀不若已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洗以已人已愈有已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也與物升降物又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一十年而鄧析死也

產李定公九年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汪道坤曰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又由人德與智力故曰天福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又由凶虐與愚弱故亦曰天福

蘇濬曰死生壽夭有命存焉世人不知謂藥之所主愈以致逐如太與生死死故設為楊朱季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柰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逆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其正也自然者默之成之默然也平之寧之平寧無所施為將之迎之功無道喪似若將迎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

盧氏診即莊子寓言

施仁曰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于天為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

此正見由于命知

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失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竹用反）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

許應元曰夫順天理而死心者則鬼神不能紀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知順以去逆就利而當害此方與洸害為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兼盡也

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試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固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順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

句句明言非見道者不能說此

施仁曰物往亦往物来亦来任物出入故莫有礙

凌約曰此下五段提出此等名字以形容人情此亦莊子所謂從使戕然之類

墨杘音眉欺　單至音戰至　嘽咺音誕宣　憋懯音徵敷　婩斫音霍酌　㑋㑋音哮鴉　𧫾極音蹇棘

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墨杘（音眉方言墨杘江淮之間謂之无賴廣雅云墨音日杘作與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故也）單至嘽咺（咺寬綿貌）憋（芳滅反）懯（音敷此皆黠詐輕奔迂徽急速之貌）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如隨也謂各從其志）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𤢖㑋（㑋体態貌）情露（無所隱蔽）𧫾極（音棘極急也謂語急而乞又云疾也急生相背也或作極ㄎ皆非也）陵誶（陵誶謂好陵辱責罵人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娗（眠娗欺慢之語也）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於世

眠娗音勉銛
諈諉音贅委

蘇濬曰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实无幾也

又曰禍福豈消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

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讁發讁謂責其過也發謂攻其惡也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謂多與人和和諧也偶偕也自專謂自相擅不與衆同也乘權謂乘用權勢也隻立孤特自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佹佹姑危反戔欵之貌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惑其以成敗而不敗亦迷之所由也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際佹会也言冥昧雖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能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任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

此明用智計之不如任自然也

呂呈甫云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

又曰稜當作棧晏子春秋乃作棧車又當作棧車編木爲之棧士銀反

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音千芊芊茂盛之貌）若何滴（滴流蕩滴貌）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頼君之賜疏食惡肉可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相守之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

裳泣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矣。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運也）

瞿景淳曰：此皆之所使不容已也

李九我曰：夫士為无已，故情无已也

楊朱篇

楊朱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

王世貞曰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免勤憂之弊耶

又曰為善不以為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為名也為名則得利者也

王鏊曰讀列子

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重義惡於已）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不為則不足以招利）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為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楊朱曰百年壽之

書云讀古人詩一般羅大經云云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底思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野色更无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是可見把做景物看甚亦俗有可玩索如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讀此書亦之道學剝川曰生寄暫來死是長往是世俗尚談而云死復暫往卒大覺之何以字深之此書大旨自以為存亡注

大齊（去声 限也）得百年者千無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玩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手械也），何以异哉（异異也 古字）。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厺也，故不為名所勸（為善不近名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

形氣稟[illegible]死變化未始絕滅也

顧清曰此等文字太露筋骨似非所以垂訓之意

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形所及為惡不近形者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耳非能之所為也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自然耳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議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懲當今者德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故餓死守餓至死展季非亡欲矜貞之郵以故寡宗少宗系也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楊朱曰原

王世貞曰此誣伯夷展計之言太欲有所以折楊不得不寄責于高勝者耳

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窶貧也殖貨殖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

錢福曰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樂生之樂也

胡時化曰惜名拘禮內怀于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延期非所貴也

王鏊曰晏嬰墨者也自以勤儉治身動遵于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寄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

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躰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往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養拘此廢虐之主録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九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惟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

又曰此言朝之安于酒

又曰此言朝之荒于色

好色朝之室也聚酒麴蘖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無九族之親踈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穉齒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慊鄉有處子之娥姣（廣雅云好也）者又賄而招之媒而逃之弗獲而後已子産日夜以為戚容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国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産用鄧析之

李廷机曰此有規諷朝穆貌子酒色之意

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礼義礼義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扵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禄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竟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為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惟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我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亦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

姚寬曰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耳此一篇辭又大迭捭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音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之逸之言者耳

者物未及治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于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椎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五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衛端木叔者子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万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畢致之猶藩墻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畢躬之猶人之行咫步也

孫大綬曰達子理者知万物之无常財貨之莫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言所劝礼法所拘者

賔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厨之火不絶煙火堂廡之上不絶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遂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子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理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

郭子玄曰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知循環之无窮若以爲樂耶則重來之物无所復欣若以爲苦耶則切已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弥久而愛弥積也

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設令九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蹈鋒踐一本作蹈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恣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

施仁曰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唐荊川曰此段歎世之務名於身後故引數聖人而極意詆之其實聖人不迹

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

尽乎日所当為此而已身后之名非所計也文字太露根骨

蘇時化曰楊朱謂四圣雖美之所帰豈以至終同帰于死其誠似誕然其実養身後之名豈是非之辨又歎汲汲希冀以圖之将有伊子之廉季札之讓者規其身以欺世盜名者

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告上曰告發下曰誥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鯀古本反鯀禹父名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度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服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于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

十三

[illegible]曰列子此論非訕詆四聖分明是憤激當世盜名之人姑假托聖人以肆其說筆老力健氣勢縱橫

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迹美矣求諸方寸未有不嬰拂其心者也將明至理之言故寄善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至無不從肆情於瓊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民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

姚寬曰莊子秋水篇亦有此意穆文熙曰堯舜之牧羊不如五尺童子此數語極佳蓋亦不出易簡兩字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狂徒之奮擲於山林亦是此意大抵天下事易簡則輕捷煩難則重滯也胡孫化曰太意見人不久若于為名身滅之後聲亦不如毀亦不知彼此為善喫偶若其身亦何不同滅於

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

數百年之后也

唐荊川曰此似也陰陽性稟五行也

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御哉矜一時之毀譽
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
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
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
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
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
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
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
其身雖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

洪明曰四事皆盡人情世態之二三蔡朱生二秀詩名利關乃是小說家盡謂此也

呂祖謙曰人生之有昏宦欲之所由生君臣上下之道以衣食而相維也使無昏宦則情慾可減半矣使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得以相使矣此又自古以來所有之語子[illegible]曰無貴賤[illegible]負此[illegible]意也

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全則不係于己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物外不能所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腃急筋節急也或作權腃上音權下區位反睽醜筋急貌腃音區位切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痛体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何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豈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

迪子此、蓋言人溺於見習慣處皆數言饑淡不知有人世葷樂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念頭説息則處處皆安此語却有味

程楷曰喻中生喻奇中出奇

縕黂謂分敝麻絮衣也韓黂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僅以過冬曁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慘蜇痛也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陽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下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

常坤曰符驗也言事皎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存乎变通之会

胡侍化曰物莫能與爭故常語處先此語似壺子答而不終蓋列子一得持后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又以為

今有名則尊榮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乎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說符篇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後其身而身先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而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美惡

解故不復答列子也

黄震曰言見言出則影入形往則影來明根立之理不異于此也而物所未具故曰先知之耳也

郭子玄曰韓詩外傳云雖共也

報應譬之影嚮理無差焉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礼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已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既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由徑也稽度之礼既明而後道不明者則出可以由户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考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無不符驗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問猶學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從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

呂氏春秋云角試角力也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尔猶禽獸飽食而相共角力以求勝也

汪道坤曰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民而知所以中者異矣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

是鷄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以力求勝非人道也為鷄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已豈欲人之尊已道在則自尊已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知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弗失也守而弗守即心平体正内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

唐荊川曰驕矜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心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

林希逸曰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无輔知賢則智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无棄才則国易治也

又曰此明用巧能不足以贍物因道而化則无

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

不同

好学之與好兵所尚不同

支道林曰应机則是失会則非

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一作亂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於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富有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令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王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汝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孔氏之孔子叩胸而讓施

不然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失會者矣

蘇濬曰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

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之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一本无不字）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之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弗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若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已之志謂物不生心感於彼此之情也）晉國苦盜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

陳詳道曰此見盜不可以伺察盡而可以道德化

又曰此正言化盜之方

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答所以致也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涉水也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

焦竑曰白公楚平公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為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方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

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黄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人之善沒者能取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荅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曰石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為善味者所別也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

也

錢福曰此見勝敵不難而難于持勝所以懼其驕心也

言也言言則無微隱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如此故至言去言理自成物自從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于難趙襄子使新稺穆子攻翟穆子襄子家臣新稺狗也翟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求謁之遽傳也謁之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又過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

[illegible]曰勁力也[illegible]車也孔力能[illegible]門關而力名不聞者

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故善持勝者以强為弱宋人有好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

胡時化曰公輸班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卻之為般所服而不稱知命者不有其能也

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穆文熙曰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髴恍惚若存若亡雖得知也

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到技俠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於寡人者謂先僑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又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廼放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良馬者可以形骨取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知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

黄震曰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是以勝臣千万而不可量

真德秀曰精内謂天机粗外謂牝牡毛色所見者惟天机也所不見毛色牝牡也視所視視者不忘其所視

呂祖謙曰說出相國一段如圖畫

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得之于心不顯其見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不以至意也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言皐之妙術豈止于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又有貴于相馬者言其妙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

又曰卑謙所以弭此三怨之方

焦竑曰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亦云子孫无令勢家所奪即此類也

曰善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音幾祥也又音饑信鬼神與禨祥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

王鏊曰既活人而又追之以非以德報德之道

黃震曰擊打也如今以陸碁也韋昭博奕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

錢福曰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

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又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奚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甚錢帛無量財貨無訾言不可度量也訾量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㯺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懼於天下請與若

瞿景淳曰驕奢之致封敗不以一金虞氏死心于陵物而家殘若亦宜譏恨之行不素著故也

黃震曰死一也或仁成或取義仁歟以醜後世仁即義耶抑偽勇邪

真德秀曰此段似戰國時風靡氣習聶政之流知伯之豫讓皆柱厲叔輩者

姚寬曰此死出

等戮力志率徒屬又滅其家為斗倫皆許諾至斯日之夜聚衆執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飡水飯也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孤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也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

手過激者非正也

焦竑曰此章展轉譬喻以爲問答今禪家答話亦有此風

王鏊曰心不可兩用術不可多岐多岐分心不徒斈術爲然

黃震曰此段譬喻曲說從小以至大從物以及人從粗以及精緩而不驟婉而不露含蓄許多妙趣此列子點筆

凌約曰心都子

也凢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杜屬叔可謂懟
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
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著則吉應惡積則尚臻楊子楊子之
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
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
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
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
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
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
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

之問與子貢夷齊之問語脉同

錢福曰仁義同出而異名曰以所遇之特異所為之士異所處之地異故也得其初意則理一分殊異途同歸彼李泗反溺者是徒知李之末流遂其初失其本矣

姚寬曰從來善于里会者其設為問答探机索意於言語之外子貢夷齊之問知夫子不為衛君子心都子三術之問悟亡羊

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既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說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衣素之衣去声）而出天雨解素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之楊朱曰子

璧曰此在悟者得之不可言傳也

唐荊川曰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遂故有是非之災不內求諸己而學積于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失也

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豈能無怪哉。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在智則人與之說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名利之衝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為善無近名豈不信哉）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也。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欲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

真德秀曰此一論甚近人情今法歸此失當甚衆如孤出湖中之鼓魚鼈有一日而嘗數次者

又曰同生是類但自貴而自賤

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矣為不能言生術哉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於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生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

王維禎曰此言世情之矯又公私之難明喻亦甚美

丘濬曰此章彼謗言疑心生暗鬼也其浮世情之徵

狼食肉非天本為鮫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遺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刻處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實利亦如執遺棄以求富也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因請以為薪為樵採也且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鈇鉞也意其鄰之子觀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也日復見

瞿景淳曰心有所著頤傷而不知亦人情也即大學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之意

胡時化曰此篇意義皆正說日与[illegible][illegible]合表台數[illegible]前俱從文實[illegible]異于他篇

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无似竊鈇者。白公勝慮亂罷而立倒杖策錣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上貫頤錣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之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惟不見人故攫其金